



禮經釋例

欽凌進士延鼎著

器服之例上

凡所以馮者曰几所以藉者曰席

廷堪案士昏禮納采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注筵為神親布席也

迎筵几同又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東東面

右几席于北方南面張氏爾岐曰席于奧者舅席也席于聘北方者姑席也與常祭同几者不同聘

禮賓將行告禰有司筵几于室中又行聘之時几筵既設擯

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又使還奠告乃

至于禰筵几于室土虞禮祝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特牲饋

食禮祝筵几于室中東面少牢饋食禮司宮筵于奧祝設几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四 凌進士禮經釋例

于筵上右之此為神布席設几也士昏禮女父醴賓主人徹

几改筵東上注徹几改筵者鄉為神今為人聘禮主君禮賓宰夫徹几改筵

注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公食大夫禮宰夫設筵加席几覲禮天子設斧

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又儻郊勞使者侯氏先升授几侯氏

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注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覲禮

記几俟于東箱注王即席乃設之有司徹司宮筵于戶西南

面注為戶席也又云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注獨

揖尸几禮主于尸此為人布席設几也皆几席並有者也士

喪禮大斂奠席設于奧東面既夕朝祖席升設于柩西又設

祖奠布席乃奠此為神布席也士冠禮主人之贊者筵于東

序少北西面此為將冠者布席又賓醴冠者筵于戶西南面士昏禮



婦至媵布席于奧

夫婦對筵坐

又贊禮婦席于戶牖間又婦饋臯

姑于室注臯姑共席于奧又云席于北墉下

疏云此席將為婦饋之位處也

鄉飲酒禮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又將升歌設

席于堂廉東上

注為工布席也側邊曰廉

鄉射禮乃席賓南面東上衆賓

之席繼而西席主人于阼階上西面席工于西階上少東燕

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

注無加席燕私禮臣屈也

若有諸公

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亦屈之大射同

又主人辯獻大夫遂

薦之繼賓以西東上注亦獻之而後布席也

大射云小鄉賓西東上大夫繼

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

又席工于西階上少東

獻筮則無席大射云席工于西階之東東

燕禮記若四方之賓燕賓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

此公之席位

有司徹司宮又筵于西序東面

此俯席也

又云司宮設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四

凌進士禮經釋例

二

席于東序西面

此主人席也

又云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

此主婦席也

士冠禮特牲禮筮日皆席于門中闌西闕外

少牢立筮故不布席

以上

皆無加席者鄉飲酒禮賓若有遵者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

再重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大夫則如介禮有諸

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

人對不去加席鄉射禮大夫若有遵者席于尊東大夫辭加

席主人對不去加席

注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重席

燕禮小臣設公席

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又主人獻卿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

左東上卿辭重席司宮徹之

大射同

大射小臣設公席于阼階

上西鄉

設加席如燕禮可知

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

燕禮賓及公食大

席燕禮賓及公食大無加席以上皆有加席者夫禮斲禮皆有加席此為人布

席也皆有席無几者也至于士昏記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此則升車所履之几非所馮之几也

又案周禮春官司几筵掌五几謂玉几雕几彤几漆几素几也五席謂莞筵紛純纁席畫純次席黼純蒲筵纁純及熊席也又有葦席柏席後鄭不數者疏云以喪中非常故也以禮

經證之鄉飲酒記鄉射記皆云蒲筵緇布純注純綠也公食大夫

記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皆卷自末

又云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士虞禮素几

葦席在西序下萑席卽周官莞筵也莞萑聲相近周官云莞筵紛

純鄭司農云紛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蒲筵纁純禮經云萑席元帛純蒲筵

緇布純者益元帛上加繡緇布上加績也又燕禮設公席注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四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三

周禮諸侯酢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聘禮賓注周禮曰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左彤几則是筵孤也孤形几卿大夫其漆几與覲禮左右几注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其席莞席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皆據周官經而言也若彤几則諸侯祭祀用之熊席則甸役用之禮經無此篇故經與注皆不見也

又案鄉飲酒注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

階上東面益推鄉射禮注之經又云賓若有遵與僂同者席于

賓東亦南考賓席牖前南面位在西北故曰坐于西北也介

席西階上東面位在西南故曰坐于西南也主人席阼階上

西西位在東南故曰坐于東南也遵席賓東南面位在東北

故曰坐于東北也後人據禮記鄉飲酒義以爲隅坐非也萬氏斯大曰鄉飲酒義前章云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主人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者言其方也後章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坐于東方者言其鄉也

後人行禮信其前而遺其後遂定爲側坐相向垂爲令典郡縣諸司以吏治爲急于此無過遵行故事孰爲審察其非其相禮執事之人類皆庸碌無知豈能深究行之旣久羣視爲禮之固然矣竊謂明人于禮經多束之不觀所知者惟小戴記而又未深求其義宜乎來萬氏之譏也

凡盛水之器曰壘斛水之器曰料棄水之器曰洗

廷堪案少牢饋食禮司宮設壘水于洗東有料注料斛水器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凌進士禮經釋例

四

也凡設水用壘沃盥用料禮在此也疏云言凡總儀禮一部內用水者皆須壘盛之沃盥水者皆用料爲之士冠禮設洗水在洗東注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士用鐵水器尊卑皆用金壘及大小異疏云案漢禮器制度洗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也士昏禮言設洗不言水鄉飲酒鄉射特牲饋食記設洗水在洗東言水不言壘燕禮大射設洗壘水在東言壘不言料皆文不具也其實有洗卽有壘有壘卽有料也士虞禮設洗水在洗西者反吉也又特牲饋食禮戶盥匱水實于槃中單巾在門內之右注設盥水及巾戶尊不就洗門內之右象洗在東少牢饋食禮小祝設槃匱與單巾于西階東蓋尸不就洗故別設槃匱以待其盥也

凡盛酒之器曰尊，酌酒之器曰勺。

廷堪案盛酒之器見于禮經者曰甒曰壺曰方壺曰瓦大曰
鬯，壺尊其統名也。士冠禮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甒少牢
饋食禮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此皆用甒者也。兩甒者一
元酒也。禮器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鄭注壺大一石瓦甒
五斗，缶大小未聞也。則甒小于壺矣。鄉飲酒鄉射兩壺亦有
元酒，特牲饋食記尊兩壺于房中，謂婦人尊也。兩壺當亦有
元酒，特牲禮獻衆賓畢，尊兩壺于阼階東。又云西方亦如之。
注爲酬賓及兄弟行神惠不酌上尊，卑異之。兩壺皆酒優之
無元酒。此皆用壺者也。經不云方壺鬯，壺以燕禮大射考之士
旅食兩鬯，壺皆酒則此當是鬯壺矣。又特牲禮祭日陳設云

皇清經解 卷七百零四

凌進士禮經釋例

五

尊于戶東，元酒在西，不云是壺是甒。燕禮大射，卿大夫士皆
方壺，特牲士禮亦方壺。歟，大射尊于大侯之左，東北兩壺獻
酒注爲隸僕人巾車，穆侯，豨侯之獲者，獻讀爲沙沙酒濁，特
沛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郊特牲曰：汁獻浣于饒酒，疏
云：祭侯之神，故用鬱鬯。郊特牲注謂沛，秬鬯以饒酒也。獻讀
當爲沙，齊語聲之誤也。秬鬯者中有
者鬱和以益，齊摩莎沛之
出其香汁，因謂之汁沙。又飲不勝者，畢司宮尊侯于服不
之東北兩獻酒，亦兩壺皆鬱鬯，無元酒也。士昏禮尊于房戶
之東，無元酒注無元酒略之也。燕禮大射司宮尊于東楹之
西兩方壺注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此用方壺者
也。又燕禮公尊瓦大兩注瓦大有虞氏之尊也。大射膳尊兩
甒注膳尊君尊也。此用瓦大者，也皆有元酒。燕禮尊士旅食

于門西兩圓壺注用圓壺變于卿大夫也大射尊士旅食于西鑄之南北面兩圓壺注旅衆也士衆食未得正祿謂庶人在官者賤無元酒此用圓壺者也亦兩壺皆酒此皆盛酒之器統謂之尊也士冠士昏皆側尊甌醴聘禮記禮賓則瓦大一士虞禮則兩甌醴酒是盛醴亦用甌及瓦大也又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斟酒也考鄉飲酒兩壺加二勺鄉射兩壺左元酒皆加勺大射方壺膳尊亦云加勺特牲饋食記兩壺加勺士冠禮醴用酒尊亦加勺益酒在尊中必以勺斟之然後實于爵也燕禮方壺瓦大圓壺不云加勺大射圓壺及獲者釋獲老之壺亦不云加勺皆文不具也少牢饋食禮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啟二尊之蓋幕加二勺于二尊

皇清經解

卷七見十四

凌進士禮經釋例

六

大夫祭祀威儀多也士冠禮側尊一甌醴酒篚實勺觶角相士虞禮兩甌醴酒加勺是醴亦用勺也又加勺皆南枋士虞禮加勺南枋特牲禮爲酬賓及兄弟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少牢加勺覆之南枋是也若燕禮大射尊面嚮君則勺亦東枋歟

又案牲之在鼎曰升酒之在尊經注皆無文考左傳哀公十三年旨酒一盛今余與禡之父睨之杜預曰一盛一器也釋文盛音成爾雅釋器彝卽鬯器也郭璞註皆盛酒尊彝其總名又焦氏易林旨酒一盛又楊雄酒賦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酤又漢書張騫傳注師古曰榼榼卽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據此則酒之在尊當曰盛也

凡酌酒而飲之器曰爵

廷堪案爵者實酒之器之統名其別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散士冠禮疏韓詩外傳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相對爵觶有異散文則通皆曰爵也考工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後鄭曰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為觶豆當為斗鄉飲酒記獻用爵其他用觶鄉射記同此為鄉飲酒鄉射而言也若燕禮大射雖獻亦用觚宰夫為主人辟君也至于酬旅酬無算爵則同用觶矣特牲饋食禮主人初獻尸尸醋主人主人獻祝獻佐食皆用角注云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因父子之道質而用角是也又大射司馬獻獲者則用散經云司

皇清經解

卷七頁十四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七

馬正洗散特牲佐食獻尸則用散經云利洗散注利佐食也獻于

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筐是也特牲記筐在洗西南順

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注二爵者為賓獻爵止主婦當

致也二觚長兄弟酌衆賓長為加爵二人班同迎接並也四

觶一酌奠其二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

觶于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

者舉觶卑者舉角此注皆據特牲經文言之二觚賈氏無疏

敖氏繼公曰二觚者長兄弟以觚為加爵因以致于主人主

婦既則更之以酢于主人也說與注異經云長兄弟洗觚為

加爵則衆賓長為加爵亦當用觚注說是也觚卑于爵觶卑

于觚角散又卑于觶故代君為主人之獻酢用觚殺于正賓

主之獻酢用爵也。酬旅酬無奠爵用解。又殺于獻酢之用爵。觚也。若夫醴用解而不用爵。觚者醴事質故也。

凡享牲體之器曰鑊

廷堪案士冠禮特豚載合升。注煮于鑊曰亨。士虞禮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注側亨。一胖也。亨于爨用鑊。特牲饋食禮。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注亨煮也。煮豕魚腊以鑊。各一爨。詩云誰能亨魚。漑之釜鬻。少牢饋食禮。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周禮春官大宗伯省牲鑊。後鄭曰鑊。亨牲器也。是知亨牲體之器曰鑊也。又魚腊亦亨之以鑊。天官亨人掌共鼎鑊。後鄭曰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凌進士禮經釋例

八

凡升牲體之器曰鼎。出牲體之器曰杙。

廷堪案牲體之有鼎。猶酒之有尊也。牲體之有杙。猶酒之有勺也。士冠禮醴用酒。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局

粟。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三鼎特豚魚腊其實特豚合升

去蹄舉肺。春二祭肺。二魚十有四。注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為十四者欲其敵侖也

腊一肫。注或作純全也脾不升。皆飪。設局。粟。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

載。注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聘禮設殮。飪一

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注飪熟也。熟在西上。腥在東。象春秋也

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注西鼎無鮮魚鮮腊。眾介皆少牢。此中庭之饌也

若豆。銅簠簋則設于堂上。米禾薪芻則設于門外。歸饗餼飪一。牢。鼎九。牛。羊。豕。魚。腊。

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局。粟。腳。臚。臠。臠。益。陪。牛。羊。豕。腥。二。牢。

鼎二七無鮮魚鮮腊上介飪一牢鼎七羞鼎三差鼎卽陪鼎腥一

牢鼎七士喪禮小斂陳一鼎其實特豚四豋去蹄兩伯春肺

設局鬻大斂陳三鼎豚合升魚鱠鮓九腊左脾髀不升既夕

禮大遣奠陳五鼎其實羊左脾髀不升腸五胃五離肺豕亦

如之豚解無腸胃魚脂鮮獸注鮮新殺者士腊用兔加鮮獸而無膚者豕既豚解略之士

虞記羹飪升左肩臂臠腠胙脊膾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臚上

肺祭一實于上鼎升魚鱠鮓九實于中鼎升腊左脾髀不升

實于下鼎皆設局鬻少牢饋食禮雍人陳鼎五司馬升羊右

脾髀不升肩臂臠腠胙正春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

一代脊一皆二骨以竝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

注竝併也春脅骨多各取二骨竝之以多為貴司士升豕右脾髀不升肩臂臠腠胙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九

正春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二皆二骨以竝

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司士又升

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卒齊皆設局鬻有

司徹乃熬注熬溫也尸俎卒熬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

局鬻鬻戶之禮重溫尸俎于饌復升于鼎此皆升于鼎者也士昏禮婦至除鬻

舉鼎入七俎從設北面載執而俟七者逆退注執七者事公畢逆退由便

食大夫禮士舉鼎去鬻于外次入又云雍人以俎入陳于鼎

南旅人南面加七于鼎退又云序進南面七載者西面又云

大夫既七七奠于鼎逆退復位士喪禮小斂奠舉者盥右執

七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又云乃柅載柅與七同士虞禮鼎八七

俎從設左人抽局鬻七佐食及右人載卒柅者逆退復位特

牲饋食禮贊者錯俎加七乃牝又云卒載加七于鼎少牢饋
食禮鼎序入雍正執一七以從雍府執四七以從司士合執
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又云七皆
加于鼎東枋又云宗人遺賓就主人皆盥長牝注長牝者長
也主人不牝言就主人者
明親臨之古文牝作七
賓先次賓後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
舉魚鼎以入又云雍正執一七以從雍府執二七以從司士
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七皆加于鼎東
枋此皆將載于俎故用七出之于鼎也故曰升牲體之器曰
鼎出牲體之器曰牝也
凡載牲體之器曰俎

廷堪案牲體之有俎猶酒之有爵也公食大夫禮魚腊飪載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凌進士禮經釋例

十

體進奏

注奏謂皮
膚之理

魚七縮俎寢右腸胃七同俎倫膚七腸胃

膚皆橫諸俎垂之士喪禮小斂奠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

肱亞春肺在于中皆覆進抵執而俟特牲饋食記尸俎右肩

臂臚肱胛正脊二骨橫春長脅二骨短脅

注士之正祭禮九
體貶于大夫有併

骨二亦得十
一之名也

膚三離肺一刲肺三魚十有五腊如牲骨祝俎

髀脰春二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胛俎臂正脊二骨橫春長

脅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主婦俎殼折其餘如胛俎佐食俎

殼折春脅膚一離肺一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

俎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脅膚一

離肺一少牢饋食禮上利升羊載右髀髀不升肩臂臚臚胛

正脊一脰春一橫春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竝

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臚

膊臚在兩端脊脅肺肩張氏爾雅曰按上文已言肩不當重出且意胃則肩字即胃字之誤在

上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司士三

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腊一純而

俎亦進下肩在上注如羊豕凡腊之體載禮在此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有

司徹乃升司馬牝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臚骼臚注臚在折

分之以爲內造俎也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

一胃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清蹄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

亦司士載亦有體肩臂臚骼臚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脅

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臠肺一載于一俎此二俎則以雍人所執之俎侑俎羊左肩左臠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

載于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阼俎羊

載于一俎亦以雍人所執之俎益送之

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清臂一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臠

膚三臠肺一載于一俎此二俎主婦俎羊左臠脊一脅一腸

一胃一膚一臠羊肺一載于一俎司士牝魚亦司士載尸俎

魚亦橫載之皆加醢祭于其此皆載于俎者也故曰載牲體

上此三魚俎亦益送之俎

之器曰俎也又鄉飲酒記鄉射記皆云其牲狗也亨于堂東

北燕禮記其牲狗也亨于門外東方皆出諸簠即載諸俎不

用鼎狗之禮殺故也俎謂之載鼎則謂之升矣魚腊亦然

凡盛濡物之器曰甕實濡物之器曰豆

廷堪案聘禮歸饗餼賓腥二牢醢醢百甕夾碑十以爲列醢

在東上介腥一牢筮及甕如上賓是菹醢醢醬皆盛之以甕也士冠禮醢用酒再醢兩豆葵菹羸注今文羸爲蝸醢士昏禮饌于

房中菹醢四豆聘禮歸養餼堂上八豆皆二以竝東上韭菹其南醢醢屈注醢醢肉汁也屈錯也西夾六豆北上韭菹其東醢醢屈

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醢醢昌本昌本南麋鷄以西菁菹鹿鷄士大夫八豆加葵菹蠅醢既夕禮大遣奠四豆脾析蟬醢葵菹羸醢士虞

記豆實葵菹菹以西羸醢特性饋食禮陰厭主婦薦兩豆蔡菹蠅醢少牢饋食禮陰厭薦韭菹醢醢葵菹羸醢少牢四豆盛于特性

主人獻祝薦兩豆菹醢注蔡菹羸醢有司徹主人獻尸薦韭菹醢昌菹醢注昌昌本也韭菹醢昌本麋鷄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主婦

皆薦韭菹醢主婦受尸酢婦贊者薦韭菹醢不儉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亦薦韭菹醢葢皆二豆韭菹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四

凌廷堪士禮經釋例

三

醢醢也是菹醢之屬實之以豆也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宰夫

自東房授醢醬注以醢和醬不云豆考士昏禮饌于房中醢醬二豆是實醢醬亦用豆也公食大夫禮士羞庶羞皆有大注大以肥

美者特為饗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臠臠大也唯醢醬無大葢執豆如宰注如宰如其進大義旁四列西北上臠以東臠臠注牛日臠羊日臠豕日臠牛炙炙南醢以

西牛臠醢牛臠注內則謂脂為臠然則臠南羊炙以東羊臠臠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臠芥醬魚臠凡十六豆上大夫庶羞二十豆加干

下大夫以注特牲尸入九飯佐食羞庶羞四豆有醢注庶衆也衆羞以豕肉四豆者臠炙臠醢少牢尸入十一飯上佐食羞

載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注設于薦豆之北以其加也四豆亦淨羊載在南豕載在北無臠臠者尚性不

尚味是庶羞亦用豆也皆濡物也鄉射記醢以豆注豆宜濡物故曰實濡物之器曰豆也蓋醢醢之在饗猶酒之在壺牲體之在鼎也故周禮天官膳夫醬用百有二十饗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饗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饗醢人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饗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饗也詩召南采蘋于以盛之維筐及筥然則濡物在饗亦當日盛也

又案周禮天官醢人五齊當為七醢七菹三鶩後鄭注五齋

昌本呂蒲根也切脾析鄭司農曰蜃大蛤豚拍鄭大夫杜子

膊謂脅也或深蒲鄭司農云蒲弱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七

日豚拍肩也深蒲桑耳元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七

醢醢肉汁羸蟻也羸蟻也羸蟻也魚兔鴈醢七菹韭菁蔓菁

也茄也茄是葵也葵芹菘也筍箭也筍竹萌也菹三鶩麋鹿麋鶩也凡醢醬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凌進士禮經釋例

所和細切為齋全物若腍為菹有骨為鶩無骨為醢考士冠禮既夕大遣奠士虞特牲少牢陰厭少牢主人獻祝皆用葵菹羸醢聘禮歸饗餼公食大夫正饌少牢陰厭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主婦受尸酢不饋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皆用韭菹醢醢既夕大遣奠又用脾析蟬醢公食大夫正饌有司徹主人獻尸又皆用昌本麋鶩公食大夫正饌又用菁菹鹿鶩其五齋之蜃豚拍深蒲七醢之蜃醢魚醢兔醢鴈醢七菹之茄菹芹菹筍菹韭菹三鶩之麋鶩皆不見于禮經蓋天子諸侯之禮則用之其篇亡矣醢人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得備五齋七醢七菹三鶩者天子祭祀之禮故也

凡實乾物之器曰籩

廷堪案鄉射記脯用籩注籩宜乾物也如周禮天官籩人所

掌朝事之籩粳麥黃熬泉白也黑熬黍也形鹽鹽之似臠也

臠生魚鮑魚鮑者于福室中糗乾之出于江淮也鮑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

饋食之籩棗禮經桃禮經乾棣乾梅棣賈疏饋食八籩其三也栗蒸乾桃濕梅乾棗

加籩之實籩頭菱芡栗脯菱芡重言之者以羞籩之實

糗餌粉言蒸曰餌餅之曰糗餌皆乾物也士冠禮兩籩栗

脯既夕禮大遣奠四籩棗糗栗脯士虞記籩棗烝栗擇牲牲

饋食禮主婦亞獻設兩籩注兩籩棗栗有司徹主人獻尸主

婦設饗黃白注此朝事之籩大夫無朝事主人獻侑主人

受尸酢主婦受尸酢皆二籩饗黃主婦獻尸設糗與股脩主

皇清經解卷七十九 凌進士禮經釋例

婦獻侑羞糗修主婦致爵于主人設糗修如尸禮不饋尸之

禮主婦亞獻設籩棗糗栗注東饋食之籩糗羞籩之實維用之下賓尸也栗脯加籩之實

也主婦獻祝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籩皆棗糗禮

經所載祇有饗黃白黑棗栗脯糗股脩無形鹽臠鮑魚鱠乾

榛榛實菱芡之屬少于周禮籩人者蓋士冠既夕特牲有司

徹皆士大夫之禮故不能備物也又周禮無股脩而禮經有

股脩者考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公羊傳股脩云乎何休註股

脩者脯也故周禮不重出也又特牲饋食記籩巾以裕也纁

裏注舊說云纁裏皆元被是籩巾亦有裏如笄與竹蓋方矣

又案楊氏復曰士冠脯醢士昏醴賓脯醢鄉飲脯醢衆賓辭

有脯醢鄉射薦用籩脯五臠醢以豆聘禮醴賓脯醢又筵几

于室薦脯醢燕禮大射禮獻賓獻公獻卿薦脯醢士喪禮始死奠脯醢小斂奠脯醢朝夕奠脯醢特牲主人獻賓薦脯醢以上皆一豆一籩士冠再醮兩豆葵菹醢兩籩栗脯士喪大斂瓠豆兩籩無滕士虞兩豆兩籩獻祝兩豆兩籩特牲兩豆兩籩主婦致爵于主人兩豆兩籩以上皆兩豆兩籩既夕遣奠四豆四籩少牢賓尸四豆四籩以上皆四豆四籩又曰特牲禮厭祭時薦兩豆及迎尸饋食之時佐食羞庶羞四豆皆未用籩也及主婦亞獻尸始設籩少牢厭祭及迎尸饋食亦未用籩也逮明日賓尸于是主婦薦韭菹醢昌菹醢取籩于房其所薦先後之序則豆重籩輕于此可見矣竊謂楊說非也考禮經通例食禮則有豆無籩飲酒之禮則豆籩皆有皇清經解卷七十九
凌進士禮經釋例

故公食大夫有豆無籩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豆籩皆有特牲尸人九飯有豆無籩主婦亞獻主人獻賓豆籩皆有少牢尸八十一飯有豆無籩有司徹祭畢賓尸豆籩皆有蓋禮不同則器亦異非豆重而籩輕也又天子諸侯之祭始明日而饗至于少牢賓尸卽于祭日非明日也楊氏云明日賓尸亦誤又案有司徹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又云婦贊者執昌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于南又云興取籩于房麩蕡坐設于豆西又云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注此皆朝事之豆籩大夫無朝事而用之賓尸亦豐大夫之禮考醢人朝事之豆韭菹醢醢昌本麩蕡菁菹鹿蕡菹莛菹麩蕡邊人朝事之籩麩蕡白

黑形鹽臚鮑魚鱸豆籩皆入此饋尸四豆四籩僅得其半是
大夫饋尸之禮遠下天子朝事之禮是殺也非豐也注益失
之矣

凡盛黍稷之器曰簋曰敦盛稻粱之器曰簠

廷堪案聘禮歸饗饋堂上八簋黍其南稷錯西夾六簋黍其

東稷錯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禮正饌宰夫設黍稷六簋是諸侯

盛黍稷之器謂之簋也少牢饋食禮陰厭主婦自東房執一

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

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

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祭畢餽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

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是大夫盛黍稷之器謂之敦也士昏

皇清經解卷七十九 凌進士禮經釋例

去

禮饌于房中黍稷四敦士喪禮朔月奠無籩有黍稷用瓦敦

有蓋當籩位士虞禮陰厭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特牲

饋食禮盛兩敦陳于西堂注盛黍稷者宗婦也又陰厭主婦

設兩敦黍稷于俎南是士盛黍稷之器亦謂之敦也聘禮歸

饗饋堂上兩簋粱在北注簋不次簋者梁稻加也西夾兩簋粱在西東夾亦如

之公食大夫設加饌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清西又云宰

夫膳稻于梁西又云賓坐席末取梁卽稻祭于醬清間又云

賓北面自間坐注自間坐由兩饌之間也左擁簋粱右執淸以降公食大

夫記簋有蓋纂注稻粱將食乃設去會于房蓋以纂是盛稻

粱之器謂之簋也士盛黍稷之器亦有用簋者特性祭畢餽

佐食分簋錙注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

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是也說文簋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圓器也竊謂簠乃稻梁器非黍稷器當以經文爲正周禮秋官掌客鄭氏注簠稻梁器也簋黍稷器也其義精矣詩秦風釋文亦用鄭義

又案陳氏祥道曰周官掌客五等諸侯簠數有差而簋皆十二有簠或不預是簠尊而簠卑也此說非也考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饌正饌用俎豆加饌用庶羞禮以質爲敬黍稷俎豆質也稻粱庶羞文也正饌尊于加饌則簠亦尊于簠矣是以聘禮歸饗餼以簠繼簠之後也特牲少牢陰厭有黍稷無稻粱者事鬼神之禮尙質故也

又案考工記陶人爲甗實二甬厚半寸脣寸又云甗實二甬厚半寸脣寸七穿皆飯器也故少牢饋食禮云雍人概鼎七俎于雍爨廩人概甗甗七與敦于廩爨蓋飯之在甗甗猶牲體之在鼎飯之用七猶牲體之用七飯之盛于敦猶牲體之載于俎也酒之有壺勺爵菹醢之有甕與豆也亦然七飯七牲體之器同用七而七清之器亦用七且有挑七疏七之不同注疏七七枋有刻飾者有司徹主人獻尸羞七清雍人授次賓疏七

又云二手執挑七枋以挹清注于疏七若是者三是次賓所用者疏七雍人所用者挑七也特性宗人執畢注畢狀如父蓋爲其似畢星故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又以畢臨七載備失脫也則畢蓋所以輔七者詩小雅大東有蒙簋殮有捋棘七毛傳殮熟食謂黍稷也七所以載鼎實

竊謂此匕在簋殮之下疑爲匕飯之匕鄭司農云甌無底甌
方言甌自關而東謂之甌孟子以釜甌爨是甌甌又爲炊飪
之器也

又案考工記旅人爲簋賈疏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
據祭天地及外神尙質器用陶匏之類也又引周易損卦彖
鄭氏注四巽爻也巽爲木五離爻也離爲日日體圓木器而
圓簋象也說文簋古文作杝是簋之屬皆木器或瓦器也又
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又曰凡試梓飲器又說文觶觶觶觶觶
等字皆从角是爵之屬皆木器或角器也又說文櫛龜目酒
尊又云櫛或从缶是尊罍之屬亦木器或瓦器也詩周南卷
耳我姑酌彼金罍毛傳云人君黃金罍孔氏正義曰故異義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禮經釋例

大

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土
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詩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謹
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
酢注云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
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
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然則少牢所謂金敦祭統所謂玉
爵皆瓦器與木器但以金玉飾之而已今古器之風盛行所
售者皆範銅爲之又爵一升觶三升爵小而觶大經傳並有
明文今所售者或觶小于爵又禮經之鼎必曰土舉之則其
重可知今所售者乃小而輕稚子可提也禮經之敦第曰土
婦執之則其輕可知今所售者乃大而重壯夫難勝也凡此

之類疑不能明嗜古器者其必有說以處此矣

凡實羹之器曰鉶實大羹之器曰鉶

廷堪案有鹽菜者謂之羹無鹽菜者謂之大羹不和也羹之有大羹猶酒之有明水尙質也聘禮歸養饌堂上六鉶牛以
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注鉶羹器也又西夾四鉶牛以南
羊羊東豕豕以北牛

東夾亦如之

公食大夫禮正饌宰夫設鉶四

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豕南豕豕以東牛注鉶菜和羹之器
此皆用大牢者故鉶羹有牛羊豕之別少牢饋食禮尸入飯
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于韭菹之南下佐食
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坐設于羊鉶之南皆羊
皆有柶有司徹主婦獻尸入于房取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
皇清經解 卷七百五十四 淺進士禮經釋例 九
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鉶之西注飲酒
而有鉶者祭之餘鉶此皆用少牢者故鉶羹有羊豕之別士
虞禮陰厭設一鉶于豆南特牲饋食禮陰厭兩鉶羊設于豆
南此皆用特豕者唯豕羹而已是實羹之器謂之鉶也公食
大夫禮正饌大羹清不和實于鉶注瓦豆謂之鉶士虞禮尸
入飯黍羹清自門入設于鉶南特牲尸入飯設大羹清不云
實于鉶者文不具也是實大羹之器謂之鉶也鹽菜者所以
和羹也凡鉶羹皆有之公食大夫記鉶羊牛羹羊苦豕薇皆
有滑注藿豆葉也苦苦茶也滑菹菹之屬士虞記鉶羊用苦
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苴特牲記鉶羊用苦若薇皆有滑夏
葵冬菹是也若大羹則煮肉汁矣

凡扱醴扱羹之器皆曰柶

廷堪案士冠禮賓醴冠者士昏禮女父醴使者舅姑醴婦聘禮主國之君禮聘賓授醴者皆加柶受醴者皆以柶祭醴三坐啐醴建柶興建士冠作捷聘禮不云興文不具也祭醴三者士昏記始扱一

祭又扱再祭聘禮記祭醴再扱扱一祭卒再祭是扱醴之器謂之柶也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扱上餽以柶辯擣之注扱以柶扱其餽菜也士虞記餽羊有柶少牢饋食禮尸飯之先設羊豕四餽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餽遂以祭豕餽嘗羊餽有司徹主婦獻尸尸坐以羊餽之柶挹羊餽遂以挹豕餽挹石經作扱主婦致爵于主人祭餽如尸禮是扱餽之器亦謂之柶也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尸入但云祭餽嘗餽不云扱以柶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四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三

者文已見于士虞記也醴有糟餽羹有菜故皆以柶扱之凡相見君則以玉爲摯臣則以禽幣爲摯

廷堪案聘禮使者受圭又云受亨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注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周禮曰瑑圭璋璧琮以類聘聘禮記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注四器謂圭璋璧琮考聘君之玉爲圭享君之玉爲璧聘夫人之玉爲璋享夫人之玉爲琮皆以瑑爲文此聘賓所執之摯非兩君相見及見天子之圭璧也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又覲時侯氏坐奠圭又四享皆束帛加璧此圭則諸侯命圭非聘禮之瑑圭也是君相見則以玉爲摯也士冠禮冠畢奠摯于

君遂以摯見于鄉當作大夫鄉先生注摯雉也士昏禮納采

用鴈又賓執鴈請問名又納吉用鴈如納采禮又請期用鴈

又親迎賓執鴈按士摯用雉用鴈者攝盛也士昏記若不親迎則婦人三

日然後婿見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注摯見于寢摯雉也此

以上相見之禮用雉大士相見禮贊同冬用雉夏用曙注贊禮既成之後不攝盛也

所執以至者君子見于所尊敬必執贊以將其厚意也士贊

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特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為其不可

生服也夏用曙備腐臭也又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

之以素如執雉注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又上大夫相見

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麇執之注上大夫卿

也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聘禮聘後卿大夫勞賓賓不見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凌進士禮經釋例

五

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注不言卿卿與大夫

同執鴈不見于國君注下見于國君當作下于見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

朝君皆執羔聘禮記賓即館訝將公命又見之以其摯注大

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又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注

上介執鴈羣介執雉此皆以禽為摯者也士昏禮納徵元纁

束帛儷皮如納吉禮疏云此納徵無鴈者以有束帛為贄故

也納吉用束帛亦攝盛聘禮若過邦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又賓

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又歸賓饗儀大夫奉束帛

又賓朝服問卿奉束帛又夕夫人使下大夫歸禮以束帛致

之以上皆用束帛又賓覲主君奉束錦上介覲奉束錦士介用玉錦

東注玉錦錦之文織緡者東也禮有以少文為貴者又賓面卿如覲幣如覲用東錦又介面

卿幣如覲又象介面如覲幣以上皆用束錦者此皆以幣爲摯者也

是臣相見則以禽幣爲摯也考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

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皆君之摯也以禮經證之諸侯見天子皆用玉覲

禮覲用圭享用璧是也天子使人于諸侯亦用玉覲禮王使

人用璧勞是也諸侯使人于諸侯亦用玉聘禮聘用圭享用

璧是也大宗伯又云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

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皆臣之摯也以禮

經證之諸侯使人於卿大夫皆束帛如周禮孤之摯蓋盛其

禮加于卿一等聘禮郊勞歸饗餼問卿及夫人使下大夫歸

禮皆是也私覲及面卿皆用束錦者奉其君命而來不同於

皇清經解卷七

禮經釋例

圭

自相見故不用其摯如羔鴈雉之類而用束錦下束帛一等也蓋束

帛則加璧束錦則加琮琬下璧一等則束錦亦下束帛一等

也惟鶩與雞禮經無之又士相見禮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

以爲儀疏云案小行人合六幣玉馬皮圭璧帛皆稱幣下文

別云執玉則此幣謂皮馬享幣及禽摯皆是又執玉者則唯

舒武舉前曳踵疏云此篇直見在國以禽摯相見之禮無執

玉朝聘鄰國之事而云執玉者因執摯相見故兼言朝聘執

玉之禮也竊謂禽之於幣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疏所謂幣蓋

散文耳

又案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注束帛十端也疏云禮之通例

凡言束者無論脯與錦皆以十爲數也士昏禮納徵元纁束

帛注東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然則十端爲五兩二端爲一兩矣洪氏邁容齋五筆引左傳注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又引公羊傳乘馬束帛注以譏湘山野錄及夏英公之悞而不引儀禮經注以證之則洪氏疎於禮可知也

凡相見婦人則以棗栗殿脩爲摯

廷堪案士昏禮婦見舅執筭棗栗自門入又見姑降階受筭殿脩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篋方元被纁裏有益其實棗栗擇白虎通曰婦人之摯以棗栗殿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是婦人則以棗栗殿脩爲摯也考春秋莊公二十四年秋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公羊傳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四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三

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覲者何見也用者何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殿脩云乎何休曰殿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贄見姑以殿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何氏所謂禮卽據士昏禮而言也又左傳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婦摯不宜用幣故二傳云然曲禮曰凡摯天子饗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楨榛脯脩棗栗是知婦人之摯用幣爲非禮而棗栗殿脩深合禮經公羊之義精矣又案論語自行束脩以上集解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邢氏疏以束脩爲十脰脯又引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

問不出竟少儀其以乘壺酒束脩一大賜人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竟中以證之考之禮經股脩婦人之摯男子無用之者禮記及穀梁傳所云疑是饋問之物非摯也後漢書延篤傳且吾自束脩已來章懷注束脩謂束帶脩飭鄭元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說與邢氏異

凡藉玉之器曰纁

廷堪案聘禮受命賈人西面坐啟牘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注纁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于其上今文纁作琫又云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受命又云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又行聘時賈人東面坐啟牘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奠執圭屈纁授賓注屈纁并持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凌進士禮經釋例

五

之也又反命使者執圭垂纁北面上介執璋屈纁立于其右觀禮乃朝以瑞玉有纁注纁所以藉玉又覲禮記奠圭于纁上注謂釋於地也是藉圭璋之器謂之纁也其或垂纁或屈纁者禮以相變爲文也聘禮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注雜采曰纁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慎也又問諸侯朱綠纁八寸皆元纁繫長尺絢組注二采再就降于天子也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元下以絳爲地此言纁之制度也戴氏震曰雜記正義引聘禮記重言朱白蒼是一采爲二等相問爲六等也

朱子亦云朱白蒼三字不

知何時傳寫之誤而失之也

今考覲禮注纁所以藉玉以韋衣木板廣袤各

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爲六色既云六色則經文朱白蒼下當重有朱白蒼三字如雜記正義所引也又敖氏繼公曰纁以帛爲之表元裏纁所以藉玉而又揜其上者也垂纁謂開之也開而不揜則其纁垂說與注異不可從

又案聘禮疏云纁有二種一者以木爲中幹以韋衣之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采爲再行下記及典瑞皆有其文此爲纁也下記云絢組尺及曲禮下文執玉其有藉者則裼鄭亦謂之纁若韋版爲之者奠玉於上此則無垂纁屈纁之事若絢組爲之者所以繫玉於韋版使不失墜此乃有屈垂之法則此云者是也張氏爾岐曰據疏所言仍是一物韋版絢組相待爲用何得言二也今以聘禮記文考之明言纁與絢組爲一物張氏之言信矣又聘禮記凡執玉無藉者襲注藉謂纁也纁所以緼藉玉此又以藉爲纁詳見襲裼例中凡盛婦摯之器曰筭夫人則曰竹篋方

皇清經解

卷七五十四

凌進士禮經釋例

五

廷堪案士昏禮婦見舅姑婦執筭棗栗注筭竹器而衣者其形葢如今之筥筮簾矣疏云此舉漢法以况但漢法去今已遠其狀已無可知也敖氏繼

公曰筭棗栗二物同一器也又見舅訖降階受筭股脩棗栗是見舅之摯股脩是見姑之摯皆實于筭又舅姑既没三月

奠菜婦執筭菜又云婦降堂取筭菜注菜葢用葷菽氏繼公

曰見用筭菜異于生時之贄也舅姑皆用菜亦異于生時之贄士昏記筭緇

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筭注被表也筭有衣者婦見舅

姑以飾爲敬橋所以廢筭其制未聞今文橋爲鎬敖氏繼公

曰其實菜之筭亦如之是盛婦摯之器謂之筭也聘禮郊勞
畢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篋方元被纁裏有益其實稟蒸
栗擇釋文曰篋
或作筭注竹篋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篋而方

如今寒具筭筭者圓此方耳敖氏繼公曰竹篋尚方變于食
器也敖从釋文
或作筭是盛夫人之摯則曰竹篋方也筭緇被纁裏

竹篋方元被纁裏益夫人與士婦之差矣又聘禮疏云案玉
人云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

以勞諸侯彼有玉案者謂王后法有玉案并有竹篋以盛棗
栗故彼引此爲證考工記玉人鄭注
引聘禮故疏云然此諸侯夫人勞卿故無

案直有竹篋以盛棗栗據疏所言則是盛王后之摯用玉案
也又聘禮賓將行釋幣于禰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注埋

皇清經解

卷七見十四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三

必盛以器若藏之然則釋幣之器亦曰筭矣敖氏謂筭之
制蓋亦隨方如篋與注異而無據竹篋之制既方若筭之制
亦方則士婦與夫人無別恐未必然

又案禮經諸器必有關禮例者始錄之卽有詳其形制者亦
皆據經注之明文其餘瑣細無足輕重及後人臆說如聶氏
三禮圖諸書所載不暇悉辨也

凡射者之器曰弓曰矢曰決曰拾

廷堪案鄉射禮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注
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福豐也旌中籌福
豐詳見下又司射適堂西袒

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北面告于賓曰弓矢
既具有司請射注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著有大擘指以鉤

彀體也遂射韉也以韋爲之

大射注作朱韋

所以遂彀者也其非

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方持彀矢曰挾乘

矢四矢也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

鑊於弣右巨指鉤彀注弣弓把也見鑊焉順其射也右巨指

右手大擘以鉤彀彀在旁挾由便也又鄉射大射三耦射時

皆作釋弓說決拾此決拾卽上經所云決遂也詩小雅車攻

決拾旣攸弓矢旣調毛傳決鉤彀也拾遂也是弓矢決拾皆

射者之器也周禮夏官司弓矢恆矢庫矢用諸散射後鄭注

恆矢弓所用也庫弓弩所用也又云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

禮射及習射也考禮經之射用弓不用弩其矢蓋恆矢歟又

夏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弋挾拾鄭司農云挾者所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凌進士禮經釋例

毛

以縱彀也拾者所以引彀也詩云挾拾旣攸攸詩家說或謂挾

謂引彀彀也拾謂講扞也挾拾卽決拾也詩衛風芄蘭童子

佩鞶毛傳鞶袂也能射御則帶鞶鄭箋云鞶之言沓所以彀

沓手指陸氏釋文袂本又作決孔氏正義大射云朱極三註

云以朱韋爲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此是彀沓手

指也傳以鞶爲決箋又以鞶爲極竊謂鞶字從韋箋義似長

若決則以骨爲之矣說文鞶射決也所以拘彀以象骨韋系

著右巨指說與毛傳同陳氏禮書亦取鄭氏

凡獲者之器曰旌曰乏曰侯

廷堪案鄉射記旌各以其物注旌總名也雜帛爲物大夫士

之所建也言各者鄉射或於序或於榭又云無物則以白羽

朱羽綵杠長三仞以鴻脰韶上二尋注無物者謂小國之

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此翽旌

也翽亦所以進退衆者綵者雜也杠槿也七尺曰仞鴻鳥之

長脰者也八尺曰尋又云君國中射以翽旌獲白羽與朱羽

綵于郊以旌析羽獲於竟龍燼大夫各以其物獲士翽旌以

獲此言旌也獲卽所謂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也鄉射禮之參

侯道居侯黨疏云黨之一西五步注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

御矢也疏云周禮射人職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五

正容者以革爲之可以容身故云容也矢於此置之不去故

云乏也大射儀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之以狸步設之

各去其侯西十北十又云凡乏用革周禮夏官射人三獲三

容鄭司農云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此言乏也卽爾雅釋

宮容謂之防也郭璞注形如今牀頭小曲鄉射禮未射之先

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射時司馬命

繫綱注侯謂所射布也綱持舌繩也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

寸大射儀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狸步大侯九十

參七十干五十又云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

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鄉射記凡侯天

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

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注丹淺於赤此質又云鄉侯上介五尋

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每弓取二十五十倍中以爲躬

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此言侯也卽考工記所云梓

人爲侯者也周禮夏官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
獲考大射以服不爲獲者是旌乏侯三者皆獲者之器也周
禮服不氏作乏射人作容故注云容謂之乏也

凡釋獲者之器曰中曰籌

廷堪案鄉射記鹿中梟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
首注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又云君國中射則皮樹
中於郊則闔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注皮樹獸名
闔如驢一角或曰如驢跛蹄周書曰北唐以闔兕似牛一角
此記中制也又鄉射記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箭篠也
籌算也籌八十者略以十耦爲正貴全數其時衆寡從實握
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膚上今刻誤多作字疏云刊本一

皇清經解

卷七

凌淮上禮經釋例

五

膚者公羊傳僖三十一年云膚寸而合何休云側手爲膚又
投壺云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四指則四寸
謂刊四寸也此記籌制也鄉射禮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
以從之大射儀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
大史釋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與共而侯周禮春官大
史凡射事節中舍算執其禮事鄭注含讀曰釋鄭司農云中
所以盛算也元謂設算于中以待射時而取之中則釋之考
大射以太史爲釋獲者是中與籌二者皆釋獲者之器也王
射則服不氏爲獲者大史爲釋獲者大射諸侯之禮亦然國
君官衆威儀多盛於鄉射之禮也

又案禮記投壺司射奉中鄭注中士則鹿中也司射奉之者

投壺射之類也孔氏正義曰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算又云算長尺二寸鄭注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算長尺有握握數也投壺之中與籌卽射禮之中與籌也故鄭氏皆引射禮以證之通鑑魏元帝景元四年鍾毓每與參佐射魏舒常爲畫籌而已胡氏三省曰射之畫籌猶投壺之釋算也竊謂釋算乃射之正禮胡氏不之引而引投壺何也豈精於史學而疏於禮經歟

凡取矢之器曰楅飲不勝者之器曰豐
廷堪案鄉射記楅長如筈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章當注兩端爲龍首中央爲蛇身相交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章爲之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又云楅鬣注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禮經釋例

三

鬣赤黑漆也又鄉射禮三耦射竟司馬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注楅猶幅也所以承筈齊矢者是取矢之器曰楅也又鄉射禮數獲畢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注將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葢似豆而卑又云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又云辨乃徹豐與觶大射儀數獲畢司射命設豐注當飲不勝者射爵卒觶之儀與鄉射同是飲不勝者之器曰豐也許氏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又大射儀陳燕具膳尊兩甌在兩有豐注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許鄭二說不同學者多疑之竊謂字之形聲兼有者多矣當云从豆象形曲亦聲

又案豐之爲用有二一爲承觶之豐一爲承尊之豐公食大夫禮飲酒實于觶加于豐注豐所以承觶者也如豆而卑此承觶之豐也燕禮公尊兩瓦大有豐注豐形似豆卑而大射儀膳尊兩甌在南有豐注豐所以承尊也近似豆大而卑矣聘禮記醴尊于東廂瓦大一有豐注豐承尊器如豆而卑此承尊之豐也承觶之豐如豆而卑承尊之豐如豆大而卑聘禮記注不言大者省文也射禮飲不勝者之豐則承觶之豐也

皇清經解七百九十四終

嘉應生員葉幹校

皇清經解

卷七十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三

禮經釋例卷十二目錄

器服之例下

凡衣與冠同色裳與鞞同色屨與裳同色

凡士冠禮賓主人兄弟擯者贊者及冠者初加見君與卿大夫鄉先生皆用元端

凡士昏禮使者主人壻從者皆用元端

凡鄉飲酒鄉射之禮息司正皆用元端

凡士祭禮筮日筮尸宿尸宿賓視濯視殺正祭尸主人祝佐食皆用元端

凡士冠禮筮日筮賓宿賓爲期皆用朝服

凡飲射燕食之禮皆用朝服

皇清經解卷七百九十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目錄

凡聘禮君授使者幣使者受命及釋幣于禰肄儀聘畢歸反命皆用朝服

凡聘禮賓至所聘之國展幣辭饗餼問卿上介問下大夫士介受餼皆用朝服

凡聘禮主國之君使卿郊勞宰夫設廩致士介餼卿接聘賓君不親食使大夫致侑幣皆用朝服

凡士祭禮正祭賓及兄弟助祭者皆用朝服

凡大夫祭禮皆用朝服

凡士冠禮再加聘禮行聘還玉賓受饗餼覲禮郊勞士喪禮襲既夕禮乘車所載皆用皮弁服

凡士冠禮三加士昏禮親迎士復士襲皆用爵弁服

凡聘禮君使卿歸賓饗餼下大夫歸上介饗餼夫人使下大夫歸禮上介受饗餼皆用韋弁服

凡覲禮天子用衮冕侯氏用禕冕

凡大夫之妻被錫衣侈袂士之妻纒笄宵衣

凡袒裼皆左在衣謂之袒在裘謂之裼

凡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

凡緝髮謂之纒安髮及固冠皆謂之笄

共二十例

附論語黃衣狐裘說一篇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目錄

二

禮經釋例

欽凌進士 廷堪 著

器服之例下

凡衣與冠同色裳與鞞同色屨與裳同色

廷堪案士冠禮筮日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鞞注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疏云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裳與鞞同色又屨夏用葛元端黑屨注屨者順裳色元端黑屨以元裳為正也疏云禮之通例衣與冠同屨與裳同故云順裳色也考士冠禮元端注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為緇布冠陳之疏引論語鄭注云端諸侯視朝之服耳皆以十五升布為緇色正幅為之是緇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一

布冠亦緇布衣也

朝服用元冠

又皮弁服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為

冠象上古也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此皆衣與

冠同色者也又朝服緇帶素鞞注以為素裳疏云雖經不言

裳裳與鞞同色既云素鞞故知裳亦積白素絹為之也又皮

弁服素積素鞞注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又爵弁

服纁裳鞞鞞注纁裳淺絳裳鞞鞞也士緇鞞而幽衡合

章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此皆裳與鞞同色者也又朝

服注素裳鄉飲酒記鄉朝服而謀賓介注朝服素鞞白屨燕

禮記燕朝服於寢注同士冠禮素積白屨此皮弁服之屨又

爵弁纁屨爵弁服纁裳鞞鞞故亦同纁屨也此皆屨與裳同

色者也亦有衣與冠不同色者如士冠禮爵弁服純衣緇帶

注以爲純衣與帶同緇色是也亦有裳與鞞不同色者如注
旣以朝服爲素裳而特牲饋食記之朝服則緇鞞是也亦有
屨與裳不同色者元端用黑屨而裳則有元裳黃裳雜裳之
異是也注疏蓋舉其多者言之耳故疏亦云其衣冠異色經
卽別言之衣與冠之例旣然則裳與鞞屨與裳之例可知也
凡士冠禮賓主人兄弟擯者贊者及冠者初加見君與卿大夫
鄉先生皆用元端

廷堪案士冠禮冠日主人元端爵鞞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
面注元端士入廟之服也又云兄弟畢袵元立于洗東西面
北上注畢猶盡也袵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緇帶鞞不爵鞞
者降於主人也古文袵爲均也又云擯者元端負東塾又云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

二

賓如主人服贊者元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疏云贊者皆降
主人一等衣冠雖同其裳則異故不得如主人服別云元端
也前擯者別云元端亦然雖同用元端而賓主人則元裳爵鞞兄弟則

元裳緇鞞擯者贊者據疏當黃裳雜裳爵鞞其中亦自有等
差也又冠者初加緇布冠賓揖之適房服元端爵鞞出房南

面又冠畢乃易服

易爵弁服也

服元冠元端爵鞞奠摯見於君遂

以摯見於卿大夫

卿經誤作鄉據冠義當作卿大夫故氏繼

未之深考也

鄉先生皆用元端爵鞞士之正服也特牲饋食禮筮

日筮尸用元端蓋士禮此士冠筮日筮賓用朝服加少牢筮
日者冠禮攝盛故也

又按士冠禮陳服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鞞注元

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元端則爵鞞若緇鞞則謂之袵元葢又次于元端矣餘詳朝服惠氏棟曰袵元卽漢之衿衿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衿元淮南子云尸祝衿袵高誘曰衿純服袵墨齋衣也篆書衿與衿相似古文作均

又按元端者士之正服論語公西華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端卽元端也小相猶末擯也皆指士而言葢思以其所學仕于列邦而又不當富卿大夫之任但願服士之服爲諸侯之末擯以相禮而已此謙辭也乃或者誤會下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遂謂公西氏欲得國爲諸侯不知會同之禮諸侯當服裊冕豈有元端章甫以見天子者乎明代時文家之不學可笑如此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三

凡士昏禮使者主人壻從者皆用元端

廷堪案士昏禮納采使者元端至注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元端士莫夕之服又服以事其廟有司緇裳疏云士唯有三等之裳元裳黃裳雜裳此云緇裳者卽元裳者矣經又云主人如賓服則亦元端緇裳又親迎主人元端迎于門外是使者主人皆元端也親迎壻從者畢元端注從者有司也注不言何裳當亦緇裳如使者服也惟手攝盛故服爵弁纁裳緇施使者及壻從者則士之羣吏有司當黃裳雜裳此用緇裳者亦攝盛也

凡鄉飲酒鄉射之禮息司正皆用元端

廷堪案鄉飲酒禮明日拜賜拜辱後主人釋服乃息司正注釋朝服更服元端也疏云昨日正行飲酒之禮相尊敬故朝服此乃燕私輕故元端也鄉射禮經注同疏云朝服之下衣則次元端故知釋服說朝服服元端也鄉飲酒鄉射其禮盛則用朝服息司正無介不殺不拜至不拜洗無俎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不旅酬其禮殺故用元端也

又按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注戒時元端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卽位於大門外注於是朝服則初時謂戒賓時元端竊謂注

說皆非也考鄉飲酒禮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朝服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例見於此故文不具也則戒賓時當亦朝服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凌進士禮經釋例

四

如鄉飲酒非若息司正注以爲服元端經有主人釋服之文爲可據也公食大夫禮戒賓不言朝服者亦文不具其實皆服朝服食禮盛於燕禮燕禮用朝服豈有食禮戒賓反用元端者故氏繼公曰禮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其說當矣

凡士祭禮筮日筮尸宿尸宿賓視濯視殺正祭尸主人祝佐食皆用元端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筮日主人冠端元卽位于門外西面注冠端元元冠元端下言元者元冠有不元端者不元端則朝服謂助祭者

又云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又云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

日之儀宿尸尸如主人服宿賓賓如主人服又祭日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是筮日筮尸宿尸宿

賓視殺皆用元端也特性饋食記其服皆朝服注皆者謂賓

及兄弟此指助祭者用朝服筮日筮尸視濯亦元端是視濯亦用元端

也又注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又記云唯尸祝佐食

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禪注與主人同服是正祭尸

主人祝佐食皆用元端也裳有三等者各隨其位而服之也

助祭者皆朝服而祝與佐食用元端者敖氏繼公曰以其事

尸於室尤為近之故服宜與尸同也又士虞記尸服卒者之

上服注上服者如犧牲士元端也疏云上服對深衣在下士

之正祭服元端卽是卒者生時所著之上服故尸還服之是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

士虞尸服亦與特性同也

又案特性饋食記其服皆朝服敖氏繼公以為皆之一字兼

主人言之則士祭亦朝服與大夫同任氏大椿曰記補經文

之未具此經於筮日云主人冠端元於正祭日云夙興主人

服如初則主人祭服元端經有明文矣其餘助祭經無明文

記云皆朝服者專據經無明文者言之也在氏之辨甚析竊

謂記嫌尸祝佐食亦朝服故下文復言元端以別之不言主

人者經文已詳故也然亦惟正祭賓及兄弟朝服耳若筮日

筮尸子姓兄弟有司羣執事仍服元端蓋元端士之正服也

凡士冠禮筮日筮賓宿賓為期皆用朝服

廷堪案士冠禮筮于廟門筮日也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鞶卽

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又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賓如主人服注主人朝服疏云上文筮日時朝服至此無改服之文則知皆朝服又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有司皆如宿服注宿服朝服疏云以其宿服如筮日之服筮日朝服轉相如故知是朝服也是筮日筮賓宿賓爲期皆用朝服也考特性饋食禮士筮當用元端冠禮攝盛故用朝服特性筮日筮尸宿尸宿賓皆用元端正祭日賓及兄弟助祭則攝盛用朝服士冠正冠日用元端筮日筮賓宿賓爲期則攝盛用朝服蓋相變以爲禮也士冠禮注筮必朝服尊著龜之道則與特性用元端不合疏曲爲之解非經意也

皇清經解

卷七頁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

又案士冠禮元冠朝服緇帶素鞵注元冠委貌也此朝服之冠也又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也

謂同用緇色

此朝服之衣與裳也又云緇帶黑繪帶也此朝服之帶也又云素鞵白韋鞵也又云緇帶黑繪帶也

鄉飲酒記注同

疏云諸侯當白

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謂冠元端緇帶素鞵白屨也

烏其臣則白屨也此朝服之屨也士冠禮素積白屨以魁杼之

杼注縮絢狀如衣刀縷縫中純緣也純博寸此皮弁服之屨經也

不云皮弁者以皮弁服與朝服皆同用素裳白屨故也特性饋食記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鞵注緇鞵者下大夫之臣

敖氏繼公曰朝服用元端之衣冠皮弁之裳故次於皮弁而尊於元端此緇鞵者其別於大夫助祭之賓歟敖氏之說較

注加詳益朝服雖緇亦素裳若裳與緇同色則元端非朝服矣

又素裳白屨則爲朝服元裳黃裳雜裳黑屨則爲元端餘皆同也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元注元冠有不元端者疏云

不元端則朝服下記云助祭者朝服不著元端故也若然元

端一冠冠兩服也士冠禮元端黑屨青絢純純博寸注屨

者順裳色元端黑屨以元裳爲正也元黃雜三裳皆同用黑屨此元端之

屨元端朝服其裳色不同考禮之通例屨與裳同色故其屨色亦不同此元端朝服之分也陳氏祥道解朝服元端與鄭異不可從

凡飲射燕食之禮皆用朝服

廷堪案鄉飲酒記鄉朝服而謀賓介鄉飲酒禮明日賓服鄉

皇清經解

卷七頁十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七

服以拜賜注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

未服以朝也又云主人如賓服以拜辱鄉射禮主人朝服乃

速賓賓朝服出迎疏云此主人與賓俱朝服又射畢明日賓

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

乃退是鄉飲酒鄉射皆用朝服也唯息司正主人始釋朝服

更服元端也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朝服者諸侯與其羣臣

日視朝之服也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卽位于大門外如聘又

云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又禮畢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

又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賓朝服以

受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又大夫相食若不親食則公作

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是燕食之禮皆用朝服也禮記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呂氏大臨曰諸侯之射大射也燕禮用朝服則大射亦用朝服矣

又案鄉射及公食大夫戒賓注以爲皆用元端經無明文疑不可從說見前

凡聘禮君授使者幣使者受命及釋幣于禰肆儀聘畢歸反命皆用朝服

廷堪案聘禮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又云宰人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此君授使者幣也又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又云上介釋幣亦如之又使者載壇帥以受命于朝君朝服南鄉此使者受命及釋幣于禰也又未入竟壹肆注肆習也習聘之威儀重失誤又

皇清經解

卷七首九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

八

云朝服無主無執也注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王不敢褻也徒習其威儀而已此肆儀也又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壇注行時稅舍于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又云乃入陳幣于朝此聘畢歸反命也又使者若有私喪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是使者反命雖有故亦朝服也此皆君與使者在木國所行之禮不與異國之君相接故皆用朝服不用盛服也凡聘禮賓至所聘之國展幣辭饗餼問卿上介問下大夫士介受餼皆用朝服

廷堪案聘禮入竟斂壇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杖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

復位退圭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
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展夫人之聘享
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有司展羣幣以告及郊
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此展幣也又君使卿
歸餼餼賓朝服禮辭注朝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尊服下經
餼餼用皮弁服此辭餼餼也又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此問卿也
皆賓用朝服者也又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
受幣之禮又歸士介餼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此上介
士介用朝服者也考聘賓至所聘之國惟與主國之君相接
行聘享覲及受餼餼受還玉禮重者皆用皮弁服其餘禮輕
者皆用朝服隆殺之義也士介受餼用朝服不同賓用皮弁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

九

服上介用韋弁服者以宰夫歸士介餼亦用朝服致之故也
凡聘禮主國之君使卿郊勞宰夫設殮致士介餼卿接聘賓君
不親食使大夫致侑幣皆用朝服

廷堪案聘禮賓至于近郊張旛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
朝服用束帛勞注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
朝服此郊勞也據注請事請行亦朝服請事在未入竟時又致館後宰夫朝服設

殮注食不備禮曰殮此設殮也皆主國之君使人於聘賓也
又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宰夫朝服牽牛以
致之此主國之君使人於士介也又賓問卿卿受于祖廟下
大夫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此主國之卿接
聘賓也皆用朝服又公於賓壹食再饗上介壹食壹饗若不

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償此卽
公食大夫之禮也公食大夫是主國之君食小聘大夫此是
食大聘大夫故其禮同用朝服也又聘禮記各以其爵朝服
注此句宜在凡致禮下考下記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邊
豆注凡致禮謂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其賓
與上介也加邊豆謂其實也亦實於饗筐饗禮今亡聘禮又
云致饗以酬幣亦如之謂如不親食之禮也饗禮篇亡以此
經考之或亦用朝服如食禮歟考主國之君惟親接聘賓行
聘享覲之時用皮弁服使卿歸賓饗餼使下大夫歸介饗餼
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用韋弁服君使卿還玉於館用皮弁服
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用韋弁服君使卿還玉於館用皮弁服
行聘及還玉是盛禮歸饗餼歸禮皆主國所以優聘賓者亦

皇清經解

卷七見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

十

盛禮故盛其服也郊勞設煢其禮殺故用朝服也致士介餼
不用韋弁服而用朝服者士介賤故殺其禮也卿接聘賓用
朝服者辟君也皆聖人制禮之精義也
凡士祭禮正祭賓及兄弟助祭者皆用朝服

廷堪案特牲饋食記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鞶注於祭服
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元端至祭而朝服
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
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鞶者下大夫
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特牲饋食禮祭日夙興主
人服如初注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元端者亦據記文而
言也其餘謂賓及兄弟也不元端則朝服矣主人元端賓及

兄弟皆朝服者助祭攝盛故也

又案士喪禮下曰族長蒞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注吉服服元端也任氏大椿曰士喪禮筮宅未著占者何服以雜記注考之則占者當朝服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注曰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士筮宅占者既用朝服則士卜曰占者不得用元端蓋元端輕於朝服而下重於筮孔雜記疏引士喪禮文云卜曰占者元端則其服反輕於筮宅之朝服矣於義例似未合其說是也至於以元端止爲族長及宗人言之竊恐未然經但云吉服不云元端元端者注說也又雜記鄭氏注朝服純吉服也則亦以吉服爲朝服矣考士冠禮筮日主人

皇清經解

卷七見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

士

朝服有司如主人服則此卜曰族長及宗人亦當與占者同服朝服也又既夕記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注衣朝服服未可以變又云道車載朝服注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亦皆士禮用朝服者也

凡大夫祭禮皆用朝服

廷堪案少牢饋食禮筮日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纁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又朝服筮尸如筮日之儀又爲祭期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又祭日視殺視濯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是筮日筮尸請祭期視殺視濯皆用朝服也又饌器畢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注爲將祭也是主人正祭亦用

朝服也大夫祭用朝服士祭用元端者大夫尊而士卑也士助祭者亦用朝服攝盛也少牢饋食禮助祭者及尸祝佐食經俱不云何服當亦用朝服與主人同也若助祭者別服盛服則經必特言之不蒙上主人之文也大夫助祭者不攝盛嫌偏也雜詁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鄭氏注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孔氏正義曰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元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己者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元冠不爵弁經傳之說不同故鄭孔云然也

又案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尸弁冕而出注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孔氏正義曰儀禮特牲尸服元端少牢皇清經解卷七見去凌進士禮經釋例

十三

又云尸服朝服今少牢無此文或孔氏因特牲尸如主人服而推之耳

凡士冠禮再加聘禮行聘還玉賓受饗餼覲禮郊勞士喪禮襲既夕禮乘車所載皆用皮弁服

廷堪案士冠禮再加賓揖之卽筵坐

冠者卽櫛設筭賓盥正筵坐也

纚如初

如始加纚布冠時也

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

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與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鞞容出房南面注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此冠禮用皮弁服者也聘禮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注服皮弁者朝聘圭相尊敬也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又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注玉圭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卑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

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
又云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受玉還玉皆聘之正禮故皆用
皮弁服又君使卿歸賓饗餼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受饗
餼亦禮之盛者故用皮弁服此聘禮用皮弁服者也覲禮至
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此覲
禮用皮弁者也士喪禮陳襲衣皮弁服注皮弁所衣之服也
其服白布衣素裳也既夕記薦乘車載皮弁服此喪禮用皮
弁服者也又聘禮受饗餼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餼皆再拜
稽首注此拜亦皮弁服疏云以其受時皮弁故知此拜亦皮
弁也此則經無明文據注是亦用皮弁服也

又案士冠禮陳服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注此與君視朔之
皇清經解卷七十九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三

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此皮弁之制也注又

云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此皮弁之衣也注又

云積猶辟也以素爲裳疏云衣裳言素者謂白繪也辟蹙其要巾此皮弁

之裳也經云緇帶素鞞此皮弁之帶與鞞也經又云素積白

履以魁桴之緇絢纒純純博寸注魁蜃蛤桴注也此皮弁之

屨也朝服亦用此屨敖氏繼公曰皮弁次于爵弁亦士之尊服也其

衣蓋亦緇衣而色如其裳此謂皮弁以素爲衣與注以白布

爲衣之說不同士喪禮皮弁服注亦云白布衣素裳也後儒多不之信然考聘

禮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論語曰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衣

其裘同可知也郊特牲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裳皆素則鄭氏

已不能自守其前說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皮

弁與素端爲二服孔氏正義曰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實現云以素爲衣裳也然則衣裳皆素者或素端歟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亦別於皮弁而言之也

凡士冠禮三加士昏禮親迎士復士篋皆用爵弁服

廷堪案士冠禮三加賓降二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

他如加皮弁之儀此冠禮用爵弁者也士昏禮親迎主人

人婿也婿爵弁纁裳緇袍注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此昏禮

用爵弁者也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

扱領于帶注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又陳

襲服爵弁服純衣此喪禮用爵弁服者也皆攝盛也周官司

服云凡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考爵弁尊于皮弁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凌進士禮經釋例

十四

則爵弁非士之常服明矣又既夕記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注衣朝服服未可以變疏云復者士之有司著朝服張氏爾岐曰方冀其生故復者服朝服不變其所執則經所云爵弁服也

又案士冠禮陳服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其布三十升疏云

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衣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

又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此爵弁之制也又注云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人謂之纁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朱則

與四入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

後衣者欲合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爵弁之衣裳與帶也

注又云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王藻文合韋為之士染以

茅蒐因以名焉韍之制似鞞此爵弁之鞞也敖氏繼公曰不日鞞者尊之異

其名其在冕服者尤尊則謂之鞞又經云爵弁纁屨黑絢纁純純博寸注爵

弁尊其屨飾以纁次此爵弁之屨也士昏禮親迎主人爵弁

纁裳緇袍注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袍者空其文

明其與袍俱用緇袍謂緣是爵弁服纁裳而緣以緇也爵弁

服元衣纁裳已全同冕服而但以緇緣裳為異也陳氏祥道

曰古文弁木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其說爵

弁之形與注不同又曰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則以爵弁為卽

韋弁若然又當以韎布為衣或韎韋為衣與冠同色矣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

五

又案弁服吉者凡三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

二也元端三也元端卽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元端卽兼朝

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祿衣三也疏

云祿衣則元端又連衣裳是祿衣卽元端也又周官司服凡

兵事韋弁服一也益韋弁稍次于爵弁或衣裳小異爵弁緇韎韋衣

猶元端之於朝服故言韋弁卽兼爵弁也又云眠

朝則皮弁服二也又云凡甸冠弁服三也鄭氏注冠弁委貌

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是冠弁卽

朝服也言朝服則兼元端矣

凡聘禮君使卿歸賓饗饋下大夫歸上介饗饋夫人使下大夫

歸禮上介受饗饋皆用韋弁服

廷堪案聘禮君使卿章弁歸饗餼注變皮弁服章弁敬也此歸賓饗餼也又上介饗餼下大夫章弁用束帛致之此歸上介饗餼也又云夕夫人使下大夫章弁歸禮注夕間卿此夕也此夫人歸禮於賓與上介也皆用章弁服疏云春官司服先云兵事章弁服後云旤朝皮弁服則章弁尊於皮弁行聘享等皆皮弁至歸饗餼則章弁故注以爲敬也又聘禮歸饗餼上介章弁以受則上介受饗餼亦用章弁服注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前此賓受饗餼用皮弁服故注云然也

又案聘禮章弁注章弁韎章之弁兵服也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考司服鄭氏注章弁以韎章爲弁又以爲衣裳春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

六

秋傳曰晉卻至衣韎章之跗注是也與聘禮注互異故疏以

爲無正文也

詩采芑朱芾斯皇箋云韎韎服朱衣裳亦不云素裳

陳氏祥道曰周禮有

章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

書二人雀弁雀爵同無章弁士之

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章弁孔安國曰雀章弁也劉熙釋

名亦曰以爵章爲弁謂之章弁則爵弁即章弁耳觀弁師司

服章弁先於皮弁書雀弁先於綦弁士冠禮次加皮弁三加

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服皮弁及歸饗餼服章弁而以章

弁爲敬則皮弁之上非章弁則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爲一物

而易氏破曰章弁即爵弁也荀子士章弁注謂以爵章爲韎

而戴弁也敖氏繼公曰章弁即爵弁也其服純衣纁裳韎韍

纁屨其說皆與陳氏同然則爵弁之曰章弁猶之皮弁之曰

綦弁也

書顧命四人綦弁孔傳綦文鹿子皮弁

竊謂爵弁緇衣韋弁緹衣韋弁

爵弁之衣不同如元端朝服之裳不同故有二名此禮經既有爵弁復別出韋弁也

凡覲禮天子用衮冕侯氏用裨冕

延世案覲禮天子衮冕負斧依注衮衣者裨之上也績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以侯諸侯見是天子用衮冕也上經又云侯氏裨冕釋幣于禴注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狐緇卿大夫元此蓋司服所掌也是侯氏用裨冕也衮冕注云衮衣者裨之上是衮冕非裨冕也此注又云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七

大裘爲上其餘爲裨則兼衮冕言之蓋據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陳氏祥道曰覲禮侯氏裨冕曾子問曰大祝裨冕執束帛又曰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玉藻曰諸侯裨冕以朝樂記曰裨冕摯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荀卿曰大夫裨冕鄭康成釋覲禮曰裨之言卑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爲裨釋玉藻曰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是也鄭司農釋周禮特以鷩爲裨衣拘矣考覲禮經文旣云衮冕又云裨冕則衮冕而上謂之衮冕鷩冕而下謂之裨冕明矣故鄭注亦云衮衣者裨之上也鄭司農以鷩爲裨衣蓋統鷩冕而下言之非專釋鷩冕也敖氏繼公曰是時天子受覲亦服其裨冕故覲者不得服其上服也若然則經文何不直云天子裨冕而

云天子衮冕乎其失固不待辨矣

又案冕服皆元衣纁裳周禮春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禘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又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氏注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

米黼黻

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日火次

絺繡 凌進士禮經釋例

六

五日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

九曰黻皆希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

天官司裘疏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亦驚畫以雉謂華蟲也其是無文采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

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

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

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云此

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所謂六冕也合韋弁皮弁冠弁為王之吉服九故司服又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也

又案鄭氏鐔曰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

君臣無別其說創自康成六經無見也今以此經文質之子

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衮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

自鷩冕而下如公則不服衮冕可知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則不服日月星辰可知經文謂自衮冕而下則衮服而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王服十二章明矣說與康成異楊氏復放氏繼公皆主之近方氏苞戴氏震亦謂大裘而冕當爲十二章之服也

凡大夫之妻被錫衣侈袂士之妻纒笄宵衣

延堪案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又云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注被錫讀爲髮髡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髡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纒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益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是大夫之妻被錫衣侈袂也主婦

皇清經解 卷之九 凌進士禮經釋例

九

贊者一人當亦是大夫之妻來助祭者疏不明析士昏禮親迎姆纒笄宵衣注纒笄

髮笄今時簪也纒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

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姆亦元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且相

別耳又婦見舅始纒笄宵衣特牲饋食禮主婦纒笄宵衣特

牲饋食禮主婦纒笄宵衣注纒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

以黑其繪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凡婦人助

祭者同服也是士之妻纒笄宵衣也士昏禮親迎女次純衣

纒笄注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絲

衣其色元笄亦緣也據注此所謂次卽小牢被錫也則純衣當

亦侈袂之衣士妻而被錫衣侈袂者昏禮攝盛也故見舅姑

仍纒笄宵衣矣又云女從者畢袵元纒笄被纒黼注袵同也

同元者上下皆元也。顯禪也。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楊氏復曰：特性注以緇爲衣，此以緇爲領，二說抵牾。考士冠禮：冠日，兄弟畢袷。元凡元端者，爵、鞞若緇鞞，則謂之袷。元蓋又次于元端矣。昏禮女從者畢袷，元其亦宵衣之次歟。

又案周禮：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謂以素沙爲六服之裏也。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

衣、素沙、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以春官司服。推之，男子衮冕猶婦人之禕衣也；男子鷩冕猶婦人之揄狄也；男子毳冕猶婦人之闕狄也；男子希冕猶婦人之鞠衣也；男子元冕而下猶婦人之展衣也；男子皮弁而下猶婦人之緣衣也；男子之冕猶婦人之副與編也；男子之弁與冠猶婦人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三

人之次也。以禮經推之，男子爵弁服猶婦人之次展衣也；男子朝服猶婦人之次緣衣也。至於男子元端，則婦人之纁笄宵衣矣。故少牢大夫祭禮，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侈袂，特性士祭禮，主人元端，主婦纁笄宵衣也。又士昏禮，男子爵弁則女次純衣者，展衣也；少牢，男子朝服，則主婦被錫衣，侈袂者，緣衣也。楊氏復以少牢爲展衣，士昏爲緣衣，蓋徒以大夫士意衡之，而不知士昏禮女亦攝盛也。

又案士昏禮女次純衣，疏云：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裳。彼注婦人尙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又女從者畢袷，元袷袷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疏云：此袷讀從左氏，均服振振一也。故云同元上下皆

元也同者卽婦人之服不殊裳據此則婦人之服衣裳皆同色不獨女從者畢袷元爲然矣

凡袒裼皆左在衣謂之袒在裘謂之裼

廷堪案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注袒左免衣也疏云凡

事無問吉凶皆袒左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遂注同聘禮受

玉畢裼降立注凡禮

禮袒通

裼者左疏云言吉凶皆袒左也土

喪禮主人左袒檀弓云吳季札左袒右還其封大射亦左袒

觀禮注凡以禮事者左袒是凡袒裼皆左也在衣謂之袒者

如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又云君袒朱襦以射大射儀

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是也在裘謂之裼者如玉藻君衣狐

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褰元緇衣以裼之麤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

五

裘青豻褰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

裼之是也士射經雖不云袒何襦其實當亦有衣不肉袒但

不必定以纁襦朱襦故不言耳說者或以爲肉袒非也若肉

袒及右袒則經必特言之如鄉射記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觀

禮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是也大射言袒不言裼者舉春秋

以該冬夏也聘禮言裼不言袒者舉冬以該三時也鄉射言

袒不言裼者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其時不

用裘故也覲禮言袒不言裼者周禮大宗伯秋見曰覲其時

亦不用裘故也覲禮並不言襲者蓋其節文別見於三時禮

中故文不具也

又案不袒裼則謂之襲凡衣皆有之不獨裘也鄉射大射二

篇既云袒復云襲是也曲禮有藉者則裼孔氏正義曰左袒
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襲此定說也吳氏
澄以直其領而露出裼衣爲裼曲其領而掩蔽裼衣爲襲近
蔡氏德晉以兩袖微捲起爲裼下其所捲之袖爲襲皆非也
聘禮裼降立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
服之等夏則綸浴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有上服春秋則袷
秋三時皆曰中衣不曰裼衣衣之上有上服皆同賈氏於春夏
衣益知在裘始謂之裼也此亦定說也孔氏穎達以裘之外
有裼衣一重襲衣二重正服三重郝氏敬以裘之外卽爲禮
服皆非也至於萬氏斯大曰裘上有裼衣不加深衣曰裼加
深衣曰襲夫深衣尙卑于元端豈有行聘之時皮弁服上反
加以深衣之理其謬尤不待辨矣

皇清經解

卷七見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

圭

凡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

廷堪案有藉無藉其說有二聘禮記凡執玉無藉者襲注藉
謂纁也纁所以緼藉王禮記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
者則襲鄭氏注藉藻也陸氏釋文藻木又作纁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

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皆以纁爲襲者也

此一說也曲禮鄭注又云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
是也則以束帛爲藉者也此一說也聘禮上介不襲執圭
屈纁授賓疏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裼據此賈人垂纁以授上
介上介不襲受之時也其無藉則襲據此上介屈纁以授賓
賓襲受之時也此釋鄭氏前一說者也曲禮正義陸氏以爲
上明賓介二人爲裼襲圭璋特以下又明賓主各自爲裼襲

謂聘時用圭璋特賓圭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圭俱
褻亦是也此釋鄭氏後一說者也又表記子曰褻襲之不相
因也鄭氏注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匏之屬是也禮不盛者
以褻爲敬受享是也亦用後一說是後如陳氏祥道陸氏佃
楊氏復敖氏繼公陳氏澹皆主以束帛爲藉之說而不取以
纁爲藉之說近張氏爾岐江氏永諸儒亦然則後說之義長
也朱氏熹曰陳氏陸氏但取鄭注後說而用熊氏之義似亦
有理今未敢斷其是非故悉著其說以俟知者蓋慎之也至
於曲禮正義又引皇氏說圭璋旣是寶必以物覆蓋之又云
非但人有褻襲其玉亦有褻襲則非經注之意不可從

又案或疑專主鄭後說恐遺漏經文賓介一邊戴氏震曰聘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三

之襲也其時去纁而又無錦帛等藉之享之褻也雖去纁而
有錦帛爲之藉鄭氏兼纁與束帛以解詁所謂藉本非兩說
其注聘禮上介不襲云盛禮不在於已也又纁雖不垂亦非
無藉之謂故引曲禮以證不當襲後人誤會而以垂纁爲有
藉屈纁爲無藉殆失之可謂深得鄭意矣

又案射禮有事則袒無事則襲說見射例中

凡緇髮謂之纁安髮及固冠皆謂之笄

廷堪案士冠禮陳設緇纁廣終幅長六尺注纁今之幘梁也
終充也纁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又再加設笄疏

云是紒內安髮之笄也若安髮之笄則緇布冠亦宜有之

冠無固此男子之纁與笄也士昏禮親迎姆纁笄注纁韜髮

笄今時簪也纒亦廣充幅長六尺又女從者纒笄又婦見舅姑纒笄特性饋食禮祭日主婦纒笄注纒笄首服此婦人之纒與笄也皆安髮之笄也土冠禮陳設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纒邊注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以爲紘垂爲飾此固冠之笄也惟男子有之士冠疏云笄有二種一是紘內安髮之笄

一是弁冕固冠之笄特性疏云冠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婦人笄對男子冠故內則云男女未冠笄又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

又案緇布冠無固冠之笄但用缺項土冠禮缺項注缺讀如綬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類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

皇清經解

卷七克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三

幘類象之所生也滕薛名齒爲類蓋以漢法况之故王氏應麟引隸釋武榮碑闕幘以證卷幘也陳氏祥道曰鄭說缺項之制蓋有所傳敖氏繼公及近江氏永乃別爲之說然於他經亦無確據固不若注說之猶爲近古也

論語黃衣狐裘說

宣城張生其錦讀詩羔羊正義問於余曰論語黃衣狐裘當從其說否余嘉其有識而惜其未暢也乃爲之說曰論語鄉黨篇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邢疏以緇衣爲朝服素衣爲皮弁服皆是也唯黃衣狐裘則以郊特性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當之嘗竊疑其不倫焉詩羔羊素絲五緘孔氏正義曰若兵事旣用韎韐衣則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然則黃

衣狐裘者韋弁服也韋弁服陳氏禮書以爲卽爵弁服是也按
弁服之制有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元端
三也元端卽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元端卽兼朝服也士喪禮
陳裳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祿衣三也賈疏謂祿衣則元
端又連衣裳是祿衣卽元端之不殊裳者也又周禮司服凡兵
事韋弁服一也眡朝則皮弁服二也凡甸冠弁服三也韋弁服
卽爵弁服也冠弁服卽朝服也以論語考之緇衣羔裘朝服也
素衣麕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儀禮周禮先爵弁服
後朝服者自重而速輕也論語先朝服後爵弁服者由輕而漸
重也比類而觀其義見矣論語記士之三正服不應去爵弁服
而忽雜以黃衣黃冠之野夫艸服也黃衣狐裘之爲韋弁服詩
皇清經解

卷之九

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

五

正義已有明文而世但知宗邢氏說故因張生之問而申之如
此難者曰儀禮既有爵弁服又有韋弁服自是二服不可如陳
氏說以韋弁服當爵弁服也答之曰韋弁服卽爵弁服但異其
衣耳其弁則同當如陳氏說也鄭注爵弁服以爲緇衣韋弁服
以爲韎布衣司服注又以爲韎韋衣是鄭氏亦無定說今考禮
器所謂士元衣纁裳者指冕服而言也禮之通例弁服則衣與
冠同色不當用緇又皮弁服上下同色則爵弁服亦當上下同
色蓋用纁衣韋弁服蓋用韎韋衣其衣不同故名亦隨之而異
猶之緇衣素裳爲朝服緇衣元裳爲元端其實皆一物也難者
又曰纁衣非黃也何以謂之黃衣答之曰此裼衣非正服也裼
衣黃取其與正服相類也周禮司服鄭注凡冕服皆元衣纁裳

賈疏云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元
坤爲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卽是纁
色故以纁色爲名也是纁與黃相類也又何疑乎

皇清經解卷七百九十五終

嘉應生員葉幹校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五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三

禮經釋例卷十三目錄

雜例

凡鄉飲鄉射明日息司正畧如飲酒之禮

凡燕四方之賓客畧如燕其臣之禮

凡昏禮婦至設饌及婦饋舅姑畧如食禮

凡舅姑饗婦饗從者畧如饗賓客之禮

凡冠醴子昏醴婦畧如禮賓之禮

凡女父見壻畧如見賓客之禮

凡婦見舅姑畧如臣見君之禮

凡聘賓私獻于主君畧如士介覲之禮

凡大射飲公畧如賓媵爵于公之禮

皇清經解卷七百九十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目錄

一

凡昏禮婦奠菜聘禮賓介將行及使還有事于禰廟畧如祭禮

凡燕禮命賓聘禮命使者皆于燕朝聘禮授幣及反命皆于治

朝聘賓初至及將聘皆于外朝

凡卜筮皆于廟門唯將葬則于兆南

凡筮士坐筮卿大夫立筮

凡樂瑟在堂上笙管鐘磬鼓鼗之屬在堂下

凡樂皆四節初謂之升歌次謂之笙奏三謂之間歌四謂之合

樂

凡士禮冠昏喪祭皆攝盛

凡適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外

按凡冠昏之禮有類可歸者散見諸例無類可歸者皆附

于雜例

凡適婦酌之以醴庶婦醮之以酒

凡冠禮或醴或醮皆三加

凡昏禮使者行禮皆用昕唯婿用昏

凡冠于禰廟昏于寢

共二十一例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目錄

一一

禮經釋例

欽凌進士 苑堉著

雜例

凡鄉飲鄉射明日息司正畧如飲酒之禮

廷堪案鄉飲酒禮明日

有禮之明日 賓拜賜後

主人釋服

注釋朝服更服元端也

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唯欲此鄉飲酒明日息司正之

禮也故注云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

長也無介則但以司正爲賓不殺則無俎皆殺於飲酒正禮

鄉射禮明日賓拜賜後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

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一

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算爵無

司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羞唯所有

鄉樂唯欲此鄉射明日息司正之禮也與鄉飲息司正禮同

但經文較詳耳無介下注云勞禮畧貶於飲酒也已下皆記

禮之異者又遂無算爵下注云言遂者明其間闕也賓坐奠

觶于其所擯者遂受命于主人請坐于賓賓降說屨升坐矣

不言遂請坐者請坐主于無算爵又無司正下注云使擯者

而已不立之蓋注又推言經之所未詳者皆殺于飲酒之正

禮也

又案士冠禮賓字冠者畢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

注不出外門將禮之

請禮賓賓禮辭許賓就次

注此禮當作禮

又云乃禮賓以一獻之禮

主八東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注云介賓之輔以贊爲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輔敖氏繼公曰醴賓之時贊冠者爲介與鄉飲酒相類則是壹獻之禮賓介而下皆然也其獻及酬酢亦畧如鄉飲酒之儀歟竊謂此禮當如鄉飲酒唯用醴不用酒及酬賓有東帛儷皮爲異疏因其有酬幣遂云此禮賓與饗禮同注謂與鄉飲酒同疏請與饗禮同敖氏曰此禮用醴蓋因醴子用醴而爲之若不醴子而醑則此禮亦因之而用酒歟用酒則爲饗蓋兼取鄭賈二說凡燕四方之賓客畧如燕其臣之禮

廷堪案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二

升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香不啻肺不啻酒其介爲賓無膳尊無膳爵注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自戒至於拜至皆如公食亦告饌具而後公卽席小臣請執幕請羞者乃迎賓也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于賓今燕又且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香折俎也不啻啻似若尊者然也介門西北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爲賓揖讓升如初禮主人獻賓獻公既獻苟敬乃降觚羣臣卽位如燕也無膳尊膳爵者降尊以就卑也又云若與四方之賓燕膳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注受賜謂公鄉者酌之至燕主人事實之

禮殺賓降洗升腍解于公答恩惠也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注饗食君親爲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已于是辭爲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更降迎其介以爲賓又云宰夫獻注爲主人代公獻是燕四方之賓客唯無膳尊膳爵餘皆如燕其臣之禮也不以賓爲賓而以上介爲賓者猶之燕己之臣不以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也賓爲苟敬席于阼階西北面者猶之燕己之臣獻諸公之禮也苟敬之苟戴氏震曰說文苟自急救也音棘从艸省與苟且字不同說與注異

又案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三

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

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

燕之盛禮益兼四方之賓客言之禮記禮器其出也肆夏而

送之郊特牲賓人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

孔子屢歎之皆作肆夏鄭氏破禮器肆夏爲陔夏者蓋以爲

助祭之後禮畢客醉而出而燕禮又有賓出秦陔之文其實

禮器大饗卽賓客燕饗之饗非祫祭先王不必牽合助祭也

凡昏禮婦至設饌及婦饋舅姑畧如食禮

廷堪案士昏禮婦至媵布席于奧夫人于室卽席贊者設醬

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

醬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清于醬南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

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清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啟會御于敦南對敦于北贊告具揖婦卽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清醬皆祭舉食舉也二飯卒食贊洗爵酌醕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醕婦亦如之皆祭贊以肝從皆振祭臍肝皆實于菹豆卒爵皆拜贊答拜受爵再酌如初無從三酌用盃亦如之贊洗爵酌于戶外尊人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與主人出婦復位此婦至設饌也有醬清黍稷俎豆無邊似食禮卒食後酌醕又似祭禮所謂鬼神陰陽也又醴婦訖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竝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酌無從此婦饋舅姑也如取女禮謂如婦至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凌進士禮經釋例

四

設饌同牢禮也皆畧如食禮也

凡舅姑饗婦饗從者畧如饗賓客之禮

廷堪案聘禮公于賓壹食再饗注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先後也疏云食禮既亨大牢明饗禮亨大牢可知但以食禮無酒饗禮有酒故以飲賓言之又云上介壹食壹饗注饗食賓介爲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

饗賓介爲介見下記文

又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

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償

此是食禮故云侑幣

致饗以酬幣亦

如之注酬幣饗禮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又云大夫于賓壹饗壹食

此饗在食前

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

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聘禮記大夫來使無罪饗之其介爲介注饗賓有介者尊賓行敵禮也觀禮饗禮乃歸注禮謂食

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畧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

上公三亨今周禮掌客作饗下同二食三燕侯伯再亨再食再燕子男

一亨一作壹下同一食一燕此皆言饗禮也饗食燕三大禮唯

公食大夫禮及燕禮存饗禮篇亡不可考矣士昏禮舅姑其

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注以酒食

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者獻酬酢以潔清

爲敬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于薦左不舉其

燕則更使人舉爵此即鄉飲使人舉解燕禮使人賡爵也又云舅姑先降自西

階婦降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注言俎則饗有牲矣疏云

皇清經解卷七見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案雜記云大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是賓所當得也饗設

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故歸俎此饗婦婦亦不

食故歸之也按公食大夫亦歸俎非以不食故說恐非蓋飲酒禮殺但取俎授從者饗食禮盛故歸之也

又舅饗從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注送者女家有司也爵

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以相厚古文錦皆作帛放氏從古文作帛

疏云此一獻與饗婦一獻同禮則異彼兼有姑此依常饗賓

客法又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注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

妾凡饗速之疏云案聘禮饗食速賓則知此舅姑饗送者亦

速之也凡速者皆就館速之又婿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

姑饗禮士昏記婦席薦饌于房注醴婦饗婦之席薦也疏云

醴婦時唯席與薦其饗婦并有俎不饌于房從鼎升于俎入

設于席前又云饗婦姑薦焉注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
醢又云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婦酢舅更爵
自薦敖氏繼公曰凡卑者受尊者獻則不敢酢此婦乃酢舅
者饗婦則婦如賓也自薦者爲姑親薦已故不敢使人薦舅
行禮欲其稱也又云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注
不敢與尊者爲禮又云凡婦人相饗無降吳氏廷華曰不降
者婦人不下堂饗禮之儀節可見者如此而已是舅姑饗婦
饗從者畧如饗賓客之禮也疏云饗用醴酒敖氏云飲人而
用牲焉曰饗皆據經注推言之吳氏廷華曰王制疏崔氏云
饗醴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爲獻取數畢其大畧而
已據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則饗食燕二者儀節大概相似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凌進士禮經釋例

六

而少異也又聘禮詛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邊豆注凡致禮
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其其賓與上介也
加邊豆謂其實也亦實于簠筐饗禮今亡疏云案昭六年夏
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邊饗禮亡無文以知
之故疏舉左傳爲證也左傳饗皆作享

又案王制疏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二
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
饗之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蓋亦據經傳推而知之竊謂
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
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
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

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
蓋重禮也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
實水土之品也又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
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祭之也虎豹之
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二篇辭句小異皆指賓客食
饗之饗觀郊特牲上文大饗之席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
介君專席而酢焉及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可見鄭氏乃以禮
器爲裕祭先王孔疏又以郊特牲爲朝聘庭實皆非也

凡冠醴子昏醴婦畧如禮賓之禮

廷堪案士冠禮三加畢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
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授醴于戶東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七

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
冠者卽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筵末坐啐醴捷
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此賓醴冠者也與昏禮
醴使者聘禮禮賓大畧相同唯昏禮有几聘禮兼有幣與庭
實耳士昏禮婦見舅姑畢贊醴婦席于戶牖間側尊無醴于
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
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
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
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此舅姑
醴婦也亦大畧如禮賓之禮舅姑不親醴而使贊醴之者舅
姑尊猶之燕禮公不親爲主人而使宰夫獻賓也

又案士昏訛婿見女父主婦畢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婿出主人送再拜此禮有獻酬有薦與士冠禮體賓以一獻之禮同但無束帛儷皮耳非聘禮禮賓也舅姑饗婦送者亦然但彼曰饗此曰醴爲異凡女父見婿畧如見賓客之禮

延堪案士昏禮親迎婿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凡注主人又云主人元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婿賓女父也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

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此親迎婿見女父之禮也唯主人西面賓北面再拜稽首主人不降送爲異餘與士見于大夫同也又士昏記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六

禮進士禮經釋例

八

若不親迎則婦八三月然後婿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婿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請受辭其奠摯也婿禮辭許受摯主人再拜受婿再拜送出此不親迎婿見主人即女父之禮也又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婿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婿答再拜主婦又拜婿出此不親迎婿見主婦之禮也婿見主人亦畧如賓客之禮婦見舅姑如臣之見君女父見婿如主人之見賓陽尊陰卑之義也

凡婦見舅姑畧如臣見君之禮

延堪案士昏禮婦至成禮明日夙興婦沐浴纒笄宵衣以俟

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舅席在阼席于房外南面

姑即席

姑席在房外

婦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

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此婦見舅之禮也婦奠摯舅撫之猶覲禮侯氏四享王撫玉也敖氏繼公曰撫之示受之其說是也又云降階受筭服修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始坐舉以興拜授人注人有司始執筭以起答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此婦見姑之禮也姑舉摯授人猶聘禮公側授宰玉享公側授宰幣也皆畧如臣見君之禮也不降階拜者婦人禮異于男子且辟君也

凡聘賓私獻于主君畧如士介覲之禮

廷墟案聘禮上介覲後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士三人東上坐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九

取幣立擯者進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此士介覲之禮也又聘禮記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立于闕外以相拜賓辟擯者授宰夫于中庭此覲後賓私獻之禮也二禮亦大畧相同蓋賓之私獻自同于士介不敢當客禮也

凡大射飲公畧如賓賡爵于公之禮

廷墟案大射儀若飲公則侍射者

謂公在不勝黨侍射者謂賓

降洗角斝

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斝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解

此下賓飲夾爵

燕禮

大射獻士後賓降洗升媵觚

大射作觚

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

小臣

大射作小臣正

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

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

大射作觚

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

小臣

大射作小臣正

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公坐取賓所媵

觶

大射作觶

與唯公所賜二禮大畧相同唯飲公之禮公卒此觶

媵觶之禮公取此觶爲士舉旅爲小異耳

詳見射例

鄉射記若飲

君如燕則夾爵注如燕賓媵觶于公之禮是也

凡昏禮婦奠菜聘禮賓介將行及使還有事于禰廟畧如祭禮

廷堪案士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奧

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

張氏爾岐曰席于奧者舅席也席于北方者姑席也

祝盥婦

盥于門外

疏云盥于門外此亦異于常祭

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八祝告稱婦

皇清經解

卷七見去

凌進士禮經釋例

十

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扳地坐奠菜

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

此奠菜于舅也

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

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

此奠菜于姑也

婦出祝

闔戶注奠菜者以筐祭菜也蓋用堇不設饌此禮無佐食但有祝較祭禮爲殺又云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

禮亦事亡如事存之意此昏禮婦奠菜畧如祭禮也聘禮授

幣訖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

從入

注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

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

祭祝不拜

釋幣制元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

于牖西

示有俟于神

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

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注天子諸侯將出告

羣廟大夫告禴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此賓介將行有事于禴廟也又反命訖釋幣于門乃至于禴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介至亦如之三獻猶特牲少牢之三獻也一人舉爵猶特牲有司徹之舉解也席于阼注云爲酢主人也酢主人者祝取爵酌不酢于室異于祭此賓介使還有事于禴廟也皆畧如祭禮其將行釋幣于行使還釋幣于門亦祭禮之屬也將行先于廟後于行使還先于門後于廟亦以相變爲文也又禮記曾子問云凡告用牲幣鄭注云牲當爲制卽據此禮而言又案聘禮詎賜饗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如饋食之禮假器于大夫豚肉及庾車注羹飪謂飪一牢也肉謂之羹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筮尸若昭若穆密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禴腥餼不祭則士介不祭也士之初行不釋幣于禴不祭可也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少牢今以大牢也豚猶賦也庾庾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賦及之明辯也此禮亦畧如祭禮也

又案聖人之制作與天地之生物其廣大精微一焉何以言之梅與杏相類矣而有不類者桃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鷺與鶩相類矣而有不類者雞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馬與驢相類矣而有不類者牛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蠶化蜚蝻化螻相類矣而有不類者蠹之爲蟬螳之爲蠹則不類

中又有類焉者也此天地之生物也而聖人之制禮亦如之鄉飲與息司正相類矣而有不類者燕禮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公食與饋舅姑相類矣而有不類者婦至設饌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鄉飲舉觶與燕禮賡爵相類矣而有不類者大射飲公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少牢特牲相類矣而有不類者昏禮奠菜聘禮釋幣則不類中又有類焉者也比而觀之禮經一書其廣大精微非聖人豈能作乎畧舉數端以例其餘優而柔之饜而飫之是在學者之自得焉

凡燕禮命賓聘禮命使者皆于燕朝聘禮授幣及反命皆于治朝聘賓初至及將聘皆于外朝

廷堪案諸侯三朝一日燕朝一日治朝一日外朝禮經皆有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三

之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注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蓋據燕禮言之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大射之位與此畧同是燕朝卽射朝也此朝在路門內路寢庭中卽周官大僕所掌天子之燕朝也

大僕鄭注燕朝朝于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

故聘禮圖

又聘禮授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管人布幕于寢

門外注寢門外朝也又云官陳幣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

司土正朝儀之位卿大夫西面北上與此正同

器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入告入路門而告又云史
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
揖入此人亦是入路門又反命乃入陳幣于朝此使者入是
入雉門反命畢乃退注君揖入皆出去此君入方是入路門
路門卽寢門也此朝在路門之外卽周官大宰及司士所掌
天子之治朝也聘禮聘賓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
拚以俟矣注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致館設殮後
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下經云公皮弁
迎賓于大門內大門卽外門也此朝在大門之外大門卽庫
門故朝士
鄭生亦以外朝
在庫門外也卽周官小司寇及朝士所掌天子之外朝也
所謂三朝經注俱明甚聘禮疏云諸侯三朝燕朝燕禮是也

皇清經解

卷七頁六

渡進士禮經釋例

十三

又射朝大射是也不見路門外正朝當與二朝面位同考燕
禮之朝卽大射之朝疏既誤分爲二又不知聘禮授幣及反
命皆在路門外之治朝而云不見路門外正朝蓋未之深考
也

凡卜筮皆于廟門唯將葬則于兆南

廷堪案士冠禮筮于廟門注筮者以著問日吉凶于易也不
于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又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
注饌陳也西塾門外西堂也又云布席于門中闈西闈外西
面又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特牲饋食禮筮日席于門
中闈西闈外筮人取筮于西塾又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
日之儀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筮于廟門之外

宿尸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儀是凡筮皆于廟門也士喪禮

卜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又云族長蒞卜注族親疏者也

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下人及執爇席者在塾西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

于闔西闔外此卜曰之門謂殯宮之門也上經君臨大斂節

巫止于廟門外注凡宮有鬼神曰廟然則殯宮門即廟門是

卜亦于廟門也筮亦有不予廟門者士喪禮筮宅既朝哭主

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注兆域也又云命筮者在主人之右

筮者東面抽上韝兼執之南面受命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

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注中封中央壤也是將葬筮宅

則于兆南也筮宅不予廟門而于兆南者反吉也亦質文相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變之義

凡筮士坐筮卿大夫立筮

廷堪案特牲饋食禮筮日筮人東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

之左贊命筮者許諾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

執以示主人注士之筮者坐著短由便疏云知著有長短者

按三正記云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

也士冠禮筮日筮人執筮抽上韝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宰

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

是士之筮禮經文皆云即席坐故知士坐筮也少牢饋食禮

筮日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韝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

人注史家臣主筮事者命畢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韝左執筮右兼

封塋以擊筮遂述命乃釋櫝立筮注卿大夫之著長五尺立筮由便疏云大戴禮三正記皆有此文立筮由便以其著長九尺立筮可知少牢饋食卿大夫祭禮經文云立筮故知卿大夫是立筮也又士喪禮筮宅但云筮人北面指中封而筮不云坐立此是士禮當亦是坐筮也然經無布席之文或攝盛如卿大夫立筮歟至于卜曰之禮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蒞卜卽位于門東西面注蒞卜族長也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注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蒞卜也

蒞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畢許諾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命龜與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與宗人受龜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六

禮進士禮經釋例

示蒞卜蒞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據此則卜禮士亦坐卜也而經文止此一事別無可證注云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畧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也多疏云言凡非一則大夫已上皆有述命述命與命龜異故知此不述而有卽席西面命龜若大夫已上有述命者自然與西面命龜異可知蓋卜重于筮威儀多龜無長短之殊自無坐立之別而但以述命不述命爲異也

又案士冠禮疏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折錢折錢則八也此卽京氏易項氏安世

曰以京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者卽其法也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爲折兩面一背爲單俱而爲交俱背爲重說與賈疏正同考世應飛伏遊魂歸魂納甲等說皆見京氏易中然則近日錢卜猶是漢人舊學古之筮法不傳已久宋代撰著之儀乃後儒以意爲之者固不若錢卜之術近古而可信也又案世所傳筮儀甚舛陋近王氏懋竑以爲非朱子作其言曰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可謂先得我心者矣凡樂瑟在堂上笙管鐘磬鼓鼗之屬在堂下

廷堪案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七

二人皆左何瑟後首^{瑟下}捲越^孔內弣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

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鄉

射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

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弣右手相入升自西

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燕禮席工于西階上少

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

何瑟面鼓執越內弣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

坐授瑟乃降大射儀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

人四瑟^{注禮大}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土相

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弣^{鄉飲酒大射皆後首}捲越^{鄉射燕禮皆面鼓執}

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

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是瑟在堂上也燕飲之樂有瑟有笙故鹿鳴之詩云鼓瑟吹笙與禮經合也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鄉射禮笙入立于縣中西面注堂下樂相從也燕禮笙入立于縣中大射儀樂人宿縣鐘磬鑄建鼓應鼗朔鼗籥皆陳于庭是笙管鐘磬鼓鼗之屬在堂下也樂貴人聲故歌者在上其餘皆在堂下有瞽之詩業簋應田縣鼓鼗磬柷圉簫管皆云在周之庭亦與禮經合也

又案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今禮經中惟大射樂縣可考燕禮樂人縣注縣鐘磬也蓋亦軒縣蓋諸侯之軒縣耳

然東縣之建鼓應鼗移于阼階西又北面一縣僅設一建鼓亦與軒縣正禮少異也考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笙是磬名非笙簫之聲生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此東縣一肆也

又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注鼓不在東縣南為君也此鼓亦屬東縣當如下文西縣以次而南今移在

阼階西故注以為辟君位也陳氏暘以為建鼓應鼗不設于東縣南以稱次在洗東南故也說與注異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亦頌其南鑄皆南陳

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此西縣一肆也鼓在鑄南為樂縣之本制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北縣一肆

也北縣僅一建鼓者注云國君與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縣北縣不全敖氏繼公張氏爾岐皆以為辟射位說與注異又

云籥在建鼓之間注籥竹也謂笙簫之屬倚于堂戴氏震曰凡樂器吹者近堂擊者遠堂故笙簫之屬在此也又云鼗倚

于頌磬西紘注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鼗蓋所以代祝者故大射有鼗無祝也所可見者如此而已燕禮亦軒縣故云笙八立于縣中鄉射用大夫禮判縣兩面故亦云笙八立于縣中鄉飲酒用士禮但特縣一面

諸侯之十半天子之士有磬無鐘

故云笙八立于磬南也

凡樂皆四節初謂之升歌次謂之笙奏三謂之間歌四謂之合樂

樂

廷堪案鄉飲酒禮一人舉觶畢工八升自西階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謂瑟與人聲歌于堂上也又云笙八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謂笙八奏于堂下也又云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

皇清經解

卷七百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六

山有臺笙由儀此間歌也謂堂上之歌與堂下之笙間作也

疏謂堂上歌魚麗終堂下笙中吹由庚續之以下皆然

又云乃合樂身南闕雖葛覃卷

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此合樂也謂堂上堂下衆聲俱作也

疏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

凡四節鄉射禮遵八獻酢之後工八升

自西階北面笙八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闕雖葛覃卷

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但合樂一節無升歌笙奏間歌三節

者注云志在射畧于樂也燕禮獻大夫後工八升自西階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公爲大夫舉旅後笙八立于

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

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間歌也遂歌鄉樂周

南闕雖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此合樂也亦四節大

射儀獻大夫畢工升自西階乃歌鹿鳴三終此升歌也又云
乃管新宮三終

注新宮之樂其篇亡

此笙奏也但有升歌笙奏兩節無

間歌合樂兩節者亦志在射畧于樂也經云鹿鳴三終蓋統
四牡皇皇者華而言故鄉飲酒義亦祇云升歌三終此其證

也注謂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于講道略于勞苦諒事恐非

也燕禮詛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注言遂
者不間也疏據之以爲吹管者亦吹笙是知下管卽笙奏也

又案李氏光地曰據儀禮作樂凡四節升歌一也笙入二也

間歌三也合樂四也蓋堂上之樂工鼓琴瑟而歌堂下之樂
或主笙或主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卽笙管

之謂也上下迭作則謂之間上下並作則謂之合準此以求

皇清經解

卷七言九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九

則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致下管之
樂也笙鏞以間間歌之樂也簫韶九成合作之樂也其說是
也竊謂論語師摯之始謂升歌也大射工六人大師少師各
一人升歌爲樂之始也關雎之亂謂合樂也樂之卒章爲亂
合樂爲樂之終也不言笙奏間歌者舉始終以該其全也亦
與禮經相發明

又案合樂之說賈疏甚確謂堂上堂下笙歌並作也鄉飲酒
義合樂三終者蓋堂上瑟歌關雎葛覃卷耳則堂下亦笙奏
關雎葛覃卷耳是爲周南三終堂上瑟歌鵲巢采蘋采蘋則
堂下亦笙奏鵲巢采蘋采蘋是爲召南三終故曰合樂三終
也孔穎達正義謂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

簞則笙吹采繁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不知孔氏所謂合之者工歌關雖後始笙鵲巢以合之乎抑工歌關雖時卽笙鵲巢以合之乎如工歌關雖時卽笙鵲巢以合之則堂上歌者此篇堂下笙者彼篇萬無可合之理如工歌關雖後始至鵲巢以合之則仍是間歌非合樂矣且果歌者爲周南笙者爲召南則經文何不直云歌關雖葛覃卷耳笙鵲巢采蘋采蘋而云合樂乎孔氏之解蓋不若賈疏爲得矣陳澧集說亦承孔氏之誤

凡士禮冠昏喪祭皆攝盛

廷堪案士冠禮再加皮弁服三加爵弁服冠畢乃易服服元

冠元端爵鞞奠摯見于君遂以見于鄉大夫

鄉當作卿疏亦作卿字冠義亦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三

作卿大夫詳見賓客之例

鄉先生注謂皮弁服與君視朔之服爵弁服與

君祭之服惟元端爲士之正服

論語公西華曰端章甫願見爲小相焉蓋以士自居耳

君必易元冠元端者明皮弁爵弁二服是攝盛非士所常服

也此冠禮之攝盛士昏禮納采用鴈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

摯大夫執鴈士執雉士常用雉而用鴈者攝盛也注謂取其

順陰陽往來者非也又云主人

注主人婿也

爵弁纁裳緇袍乘墨

車婦車亦如之注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

周禮巾車大夫乘墨

車十乘棧車

疏云爵弁用助祭之服親迎以爲攝盛周禮司服士

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爵弁尊于皮弁非士服明矣

經又云女次純衣纁袿注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

爲副編次純衣緜衣

追師鄭注云衣祿衣者服次

考士妻當服纁笄宵衣

見此經下文及特牲禮

則次而純衣亦攝盛也此昏禮之攝盛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又云陳襲事于房中續極二爵弁服純

衣皮弁服祿衣緇帶鞅韜考極唯公射始有之此攝盛也既

夕禮大遣奠厥明陳鼎五于門外注士禮特牲三鼎盛筭奠

加一等用少牢也注謂盛筭卽攝盛之意也既夕記薦乘

車載壇載皮弁服注通帛爲壇孤卿之所建亦攝焉周禮司

建壇大夫此乘車當亦攝盛用墨車注以爲棧車疑非君賤

士建物賓奠幣于棧此謂柩車非乘車也此喪禮之攝盛士虞禮特

牲饋食禮尸飯畢皆三獻考飲酒之禮士一獻大夫三獻士

祭而三獻者攝盛也此祭禮之攝盛冠昏爲人道之始喪祭

爲人道之終故皆攝盛與他禮不同後儒俱知昏禮爲攝盛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三

而不知冠與喪祭亦然故多岐說也

凡適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外

廷堪案士冠禮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注東序主

人位也適子冠于阼少北辟主人士冠記適子冠于阼以著

代也亦見禮記郊特牲及冠義文是適子冠于阼也又士冠禮若庶子則

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卽醮于房外注房外謂尊東也不于阼階

非代也不醮于客位成而不尊又禮記冠義鄭氏注庶子冠

于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是庶子冠于房外也適子冠

于阼或醴或醮皆于客位士冠記所謂醮于客位加有成也

士冠禮三加訖賓醴冠者筵于戶西南面鄭注冠義云戶西

爲客位蓋醮于客位亦醴于客位也至于庶子則冠于房外

亦醮于房外也適子或用醴或用醮庶子惟醮之以酒而已
此適庶之分也

又案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

注父兄謂諸父諸兄

冠之日主人紛

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適子冠于阼少
北醴于戶西皆辟主人也若孤子則自爲主人故拜與禮皆
在阼也又大戴禮記公冠篇公冠自爲主士冠記云公侯之
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
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然則父在雖天子之元子猶從
士禮父沒其子繼世爲諸侯故公冠篇自爲主人如孤子冠
法矣公冠四加元冕饗賓以三獻之禮無介與士禮異

凡適婦酌之以醴庶婦醮之以酒

皇清經解

卷七頁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三

廷堪案士昏禮婦見舅姑畢贊醴婦席于戶牖間注南面位

詳見上例

醴畢婦饋舅姑此言適婦也是適婦酌之以醴兼饋舅

姑也又士昏記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庶婦庶子之婦

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

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于適

也是庶婦醮之以酒不饋舅姑也疏云其儀則同者適婦用

醴于客位東面拜受醴贊者北面拜送今庶婦雖于房外之

西亦東面拜送故云其儀則同也注云庶婦不饗蓋以經記

無文知之敖氏繼公曰婦不饋則舅姑亦不饗之矣敖氏又

謂是時舅席于阼姑席于房外當于受適婦之見之禮則醮

之之位其亦在戶牖間歟說與疏異竊謂庶婦卑恐不能南

而于戶牖間也

又案封建之世諸侯有國大夫士有家傳重及承重者始爲宗子先王制禮于適庶之分最嚴故于冠昏首重之蓋慮其啟爭也然適子不得立卽非大宗庶子苟得立卽爲大宗如季武子愛悼子立之則公鉏雖長不得爲宗子矣孟莊子卒立羯則孺子秩雖長不得爲宗子矣並見左傳襄二十三年趙襄子母

卹其母賤簡子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爲太子則伯魯雖適

長不得爲宗子矣見史記趙世家至于臧武仲以庶子得立遂爲大

宗及得罪奔邾而立臧爲爲後亦見襄二十三年傳則適兄且爲庶弟

之後矣蓋爲後者始爲宗子不爲後者則非宗子封建旣廢

惟世爵之家有之其他無所謂宗子矣隋劉光伯駿牛里仁

皇清經解

卷七見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三

大夫降服議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

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縗

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旣

異何降之有可謂深得禮意見隋書儒林傳今世祿之法不行士大

夫無重可傳而論宗法者憑空推一宗子雖無寸祿猶使之

主祀可謂賢儒不知通變蓋自道學盛傳學者多高談心性

無暇深求聖人制作之本不及南北朝諸儒多多矣

又案禮記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方

氏苞曰所問不及庶人者古者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並入國

學舍不率教而屏之遠方鮮不爲士者官族士族之適子降

爲庶人者至少也此言謬矣夫士亦有田祿乃一命以上者

故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非後世博士弟子之通稱也
士之子恆爲士士冠之適子冠于阼特牲之嗣子舉奠皆宗
子也若庶人則失其宗祫所謂變御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
冢者也見左傳昭三年不得爲宗子曾子何故而問乎方氏之陋往
往如此不足深詰也

又案陳氏祖范曰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分漢時
詔令尙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
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適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士
大夫不世爵旣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遂
駕名諸父之前禮果然乎哉此論可與鄙說相發明矣

凡冠禮或醴或醢皆二加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凌進士禮經釋例

五

廷堪案士冠禮始加緇布冠冠者與賓揖之適房服元纁

鞞出房南面再加皮弁與賓揖之適房服素纁裳鞞鞞音本

加彌成其儀益繁出房南面三加爵弁服纁裳鞞鞞其他如加皮弁

之儀冠畢賓酌醴醴冠者此冠之正禮也若不醴則醢用酒

始加醢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如將冠時盥卒洗

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如醴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

脯醢祭酒興筵未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尊爵于薦東

立手筵西加皮弁如初儀再醢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

初儀三醢有乾肉折俎啐之其他如初若殺則特豚始醢如

初再醢兩豆葵菹羸醢兩邊栗脯三醢攝酒如再醢加俎啐

之注啐當爲祭皆如初啐肺此二者皆醢用酒之禮每加皆

字之誤也

醮一醮三醮醴質酒文也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疏以醴爲周冠子之法醮爲夏殷冠子之法蓋據下記之法而言夏殷質而周文恐非經意也

凡昏禮使者行禮皆用昕唯婿用昏

廷堪案士昏禮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

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疏云商謂商量是刻

漏之名故三光靈曜

惠氏棟曰三光靈曜當作考靈曜

亦日入三刻爲昏不

盡爲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

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一刻半也王氏應麟曰詩正

義云尙書緯謂刻爲商夏文莊遵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

夕蓋取此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義與賈疏同皆

皇清經解

卷七頁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三

作商量之商讀如式羊切阮侍郎元曰三商日入後計劃漏之數商筭至三次也今籌筭法有初商再商三商之制古法或與之同考昏禮婿用昏使者則用昕士昏記凡行事必用昏昕注用昕使者用昏婿也疏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昕昕即明之始君子舉事尙早故用朝旦也云用昏婿也者謂親迎時也所謂昕者即前疏日未出時二刻半也又案昏昕者即今之矇影限也以時憲術考之太陽未出之先已入之後距地平一十八度皆有光故以一十八度爲矇影限然北極出地有高下太陽距赤道有南北故矇影刻分隨時隨地不同其隨時不同者一分之刻分少二至之刻分多也隨地不同者愈北則刻分愈多愈南則刻分愈少也

若北極出地五十度則夏至之夜半猶有光愈高則漸不夜矣南至赤道下則二分一刻分極少而一至之刻分相等赤

道以南則反是設求春秋分之矇影刻分則用斜弧三角形

三邊求角法北極距赤道爲一邊

赤道卽春秋分去北極九十度

北極距天

頂爲一邊天頂距矇影限爲一邊

一百八度

依北極出地度求得

北極角以度變時內減去半晝分餘卽春秋分矇影刻分也

求冬至之矇影刻分亦用斜弧三角形三邊求角法北極距

冬至爲一邊

象限內加距緯卽是

餘二邊與求二分同依北極出地度

求得北極角以度變時內減去半晝分餘卽冬至矇影刻分

也求夏至之矇影刻分亦用斜弧三角形三邊求角法北極

距夏至爲一邊

象限內減距緯卽是

餘二邊與求二分同依北極出地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五

度求得北極角以度變時內減去半晝分餘卽夏至矇影刻

分也如京師北極出地三十九度五十五分以前法求之則

春秋分矇影六刻五分冬至矇影六刻十二分夏至矇影八

刻九分古人推步之術甚疎不論何地何時皆以二刻半爲

昏昕之候其說今不可復用矣

又案斜弧三角三邊求角法以角旁之兩邊相加爲總弧相

減爲較弧各取其矢相減

用矢不用餘弦此休寧戴氏法

餘折半爲中數又

以對邊之矢與較弧之矢相減餘爲矢較以中數爲首率以

矢較爲二率以半徑爲三率二率三率相乘首率除之求得

四率卽所求角之正矢也此學別有專書備論略附其概于

此

九冠于禰廟昏于寢

廷堪案士冠禮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又迎賓至于廟門

揖入又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皆不云何廟惟筮于廟陸氏釋文

廟古廟字門注席謂禰廟則經所云廟者皆指禰廟而言是冠禮

行于禰廟也士昏禮期初昏饋三鼎于寢門外注寢婿之室

也又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是昏禮

行于寢也然所謂寢者指婦至婿家成禮而言至于納采問

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則皆于女父家之禰廟行禮士昏禮納采主人筮于戶西注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于禰廟

不于寢也成禮後婦見舅姑亦

于寢若舅姑沒三月廟見則亦于廟也士昏記若不親迎則

婦八三月然後婿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婿入門東面奠摯再

皇清經解 卷七 覓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七

拜出注婿見于寢則又與親迎相變于寢而不于廟如士相

見禮士見于大夫之儀矣

又案王氏懋竑曰士冠禮鄭注云廟謂禰廟主人將冠者之

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于尊祖在則祖為冠主蓋以父言則

祖為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為禰廟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

子為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于高祖之祠

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于禮乎又曰後世

封建既廢無別子為祖繼別為宗之例其說皆精確蓋世所

傳家禮王氏亦以為非朱子作也王氏平日極尊朱子而謂

易本義前九圖筮儀及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不

苟同如此非若流俗之尊朱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七百九十六終

嘉應生員葉幹校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十六

凌進士禮經釋例

天

